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美國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之文化傳承

Cultural Heritage of Russian Immigrants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指導教授：林永芳博士

Advisor: Dr. Yung-Fang Lin

研究生：謝昕蓓撰

Graduate: Hsin-Pei Hsieh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June 2017

謝辭

進入俄研所後，我常常翻閱學長姐的論文，一年級時的我常常想，完成一本著作對我而言是可能的嗎? 每每翻閱論文的過程，我最喜歡的部分永遠是作者們的謝辭，那是我能最靠近「人」的距離。

保羅・科爾賀的心靈鉅著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其實他的葡文原名是《煉金術士》，三年後的今天，我像是那位發現真理的煉金術士，修煉出我的成果，心中只有萬般感謝與感動。

我非常感謝我的指導-永芳老師，老師擁有詼諧幽默的個性與學術淵博視野造就了我能夠完成俄研所第一本以不同過往的研究方法練就成的新果。雖然我常常苦於無前例可尋，埋首在國圖中，但我非常珍惜這段非典型的學習歷程。此外，在美國時我苦於找尋合適又願意受訪的對象，連續兩年的寒假在舊金山最終與受訪者建立的信任關係讓我格外備感溫馨。他們過往的移民歷程常常在寫作時與我相伴，面對生命與大時代的牽扯與糾葛中，我從中見到勇敢的光芒，所以我完成的不僅是一部論文，更是許多人生歷險的展現。十萬分感謝受訪者們的傾囊相授，讓我得以完成夢想的構思。

謝謝所上最體貼能幹的郁茹學姐，感恩妳永遠在我最需要的時候扶持著我。感謝魏所長百谷老師，謝謝您一直相信及鼓勵著我。我也很感謝郭武平老師，雖然無法常常見到老師，但每次見面都能收穫滿滿。感謝教授民族課程及擔任口委的竹成老師，老師總是有許多獨到的見解與觀點，每每讓我醍醐灌頂。亦要感謝外校口委康世昊老師，謝謝老師不遠千里來參加我的口試，並且給予值得學習的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我還要感謝一年級剛進研究所就願意對我指點迷津的德譁學長、感謝我的同窗好友-茏芊，縱使你已經回大陸，我仍舊時常惦著你，很開心人生曾經有你相伴!謝謝和我一起打拼從零開始學習超級語言-俄文的曾翔學長，謝謝你和白煜跨過 5.5 個時區來見證我生命的重要時刻。我也感謝守諭的菩薩心，如及時雨般的幫助我。感謝兩年半宿舍生涯的室友宣文及聰明，陪伴我閒聊無數夜晚。還有宿舍好友凱棻和安恬，讓一開始獨身到台北念書的日子擁有你們一起在校園的印記。我也很開心認識一個永遠帶來的開心的仁楓，我會在遠方持續祝福妳的。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感謝您們自我出生後無微不至的呵護，如日月般不停歇地守護我。我也感謝姐姐與哥哥的陪伴，家裡有一家子的人真好。在俄研所的三年中，我何其有幸步入人生的新階段，謝謝我的印度家人，當然，我的所愛，永遠只有信任我、不斷照顧我，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及最佳伴侶的另一半- Saurabh Sharma。Without you , my life never be completed!

最後的最後，我謝謝母校政治大學，謝謝學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與無窮盡的資源，圖書館成為論文寫作的最佳夥伴!你們給我的是如此多，我不會忘記的!

願天下有心人終能化土為金! 與你/妳共勉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舊金山是美國北加州的重要城市，亦是俄裔移民群居的重要據點。俄裔人口 18 世紀隨著帝國東擴到達北美洲，他們在北美設立眾多據點進行開墾及貿易。直至 19 世紀中葉俄國退出北美勢力後，俄裔移民仍在北美延續其文化影響。隨著廿世紀四波移民潮的相繼湧入，舊金山灣區的俄裔移民呈現多元文化發展，城市內的小俄羅斯牽繫著俄裔移民的情感。

俄裔移民在不同時期移民美國，他們主因家庭團聚及經濟因素遷移至舊金山灣區。本文主要探討文化傳承中的四個面向：語言、宗教、飲食及節慶，俄裔移民在舊金山灣區的文化傳承現況如下：俄語傳承主要在家中及學校習得、宗教信仰觀念受移民成長環境意識形態之影響而異、飲食習性因便利性與烹飪習慣呈現兩極化、俄羅斯節對於凝聚俄裔移民及推廣俄羅斯文化具重大傳承意義。

關鍵字：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文化傳承、語言、宗教、飲食、節慶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an Francisco,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ity of North California, but also home to many Russian-Americans. Russians first reached North America back in the 18th century with the expansion eastward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y set up numerous settlements to develop trade in the new continent until mid-19th century. After the end of Russian America,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Russia still last to date. Along with the four waves of Russian immigrants, Russian culture in San Francisco has developed diversely. Despite Russian immigrants migrated to America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family reunion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 has been the main cause. Cultural heritag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includes language use, religion, cuisine and festival.

Key words: San Francisco Bay Area, Russian immigrants, Cultural Heritage, Language use, Religion, Cuisine, Festival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0

第四節 研究範圍、研究限制與名詞界定 13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6

第二章 俄裔移民在美國及舊金山灣區之歷史背景與現況 17

第一節 俄屬北美時期 18

第二節 俄國革命前後四波移出移民潮 26

第三節 美國及舊金山之俄裔移民..... 31

第四節 小結 40

第三章 美國及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案例分析 42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 42

第二節 受訪者移民經歷 46

第三節 移民動機與案例分析 50

第四節 俄裔移民與俄國之連結 59

第五節 小結 64

第四章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文化傳承之分析與討論 65

第一節 語言使用 65

第二節 宗教信仰 77

第三節 飲食習慣 85

第四節 節慶活動 89

第五節 小結 97

第五章 結論 9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文獻 …… 104
附錄一　訪談邀請函（中文）…… 109
附錄二　訪談邀請函（英文）…… 110
附錄三　訪談大綱（中文）…… 111
附錄四　訪談大綱（英文）…… 114
附錄五　訪談時間與地點表 …… 11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次

表 1-1　遷移類型 …… 4

表 3-1　受訪者背景與家庭簡介 ……43

表 3-2　受訪者年齡及人數表 ……44

表 3-3　移民年齡與世代區分 ……47

表 3-4　受訪者移民經歷 ……48

表 3-5　受訪者移民時間長度 ……49

表 3-6　1950-1960 年代移民美國之受訪者 ……51

表 3-7　1970 年代移民美國之受訪者 ……54

表 3-8　1980- 21 世紀初移民美國之受訪者 …… 55

表 3-9　受訪者移民年代與移民動機總整理…… 59

表 3-10 受訪者與俄國之連繫 …… 60

表 4-1　1980、1990、2000 及 2010 年美國五歲以上在家語言使用之人口及百分比變化 ……67

表 4-2　2020 年美國在家使用英語及俄語之預估人口 …… 68

表 4-3　2020 年美國在家使用俄語預估人口年齡分層 …… 69

表 4-4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在家中工作及生活之語言使用表 ……70

表 4-5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俄文媒介使用表 ……72

表 4-6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之俄語學校教育經歷與對下一代就讀俄語學校之教育觀 ……74

表 4-7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之宗教參與 ……80

表 4-8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在蘇聯解體時和移民美國時之年齡與其宗教…… 82

表 4-9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飲食偏好表 ……86

表 4-10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俄式節慶參與表 ……90

圖次

圖 1-1　舊金山灣區圖 ……15

圖 2-1　雅庫茨克至鄂霍次克海之沿線圖 ……18

圖 2-2　俄人經鄂霍次克海、沿堪察加半島向東至阿留申群島之路線圖……19

圖 2-3　俄國在北美的勢力範圍分布與年代 ……21

圖 2-4　乘坐 baidarka 進行獵捕的阿留申原住民 ……22

圖 2-5　1840 年的羅斯堡 ……23

圖 2-6　1989-2005 年以國家別之淨移民數（單位：千人） ……29

圖 2-7　舊金山俄羅斯中心 ……33

圖 2-8　1980、1990、2000 及 2010 年美國在家說俄語之人口折線圖 ……36

圖 2-9　舊金山小俄羅斯街區圖 ……37

圖 2-10 位於舊金山小俄羅斯的聖母大教堂 (Holy Virgin Cathedral) 38

圖 2-11 聖母大教堂內部一覽 …… 38

圖 2-12 位於舊金山小俄羅斯的俄式烘培坊 Moscow & Tbilisi Bakery ……39

圖 4-1　2016 年俄羅斯節海報 ……93

圖 4-2　2017 年俄羅斯節海報 ……94

圖 4-3　2016 年俄羅斯節表演節目表 ……9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3 年春筆者第一次訪問美國舊金山市，對市中心一個名為俄羅斯山 (Russian Hill) 的區域產生深刻印象，對還未進入俄研所就讀的我，當時並不了解俄國和舊金山間的歷史竟能遠堆至兩個世紀之前。

沙皇時期不斷向東發展，勢力範圍由亞洲跨足北美洲阿拉斯加後開始設立定居據點，俄屬北美在 100 多年的經營下，最遠曾至距離舊金山數百里處設立在北美洲殖民地最南部的據點。雖然俄屬北美最後受迫於現勢之下，出讓給其他強權，但在北美洲曾經的殖民地點留下第一批的俄裔人口。隨後歷經廿世紀的俄國大革命和二次世紀大戰，對於當時的俄國人，過去俄屬北美殖民地的印象依舊，當大批俄國人必須逃離家園，遠赴他鄉時，他們選擇曾經擁有俄羅斯人印記的加州舊金山灣區，作為開啟後半生新命運的始點。因為一波波俄裔移民之湧入，舊金山灣區俄裔人口數量多，是美國俄裔群體的主要聚居地。

此外，筆者試圖搜尋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之文獻，不僅國內從無人在此領域研究，國外研究亦難查詢。故筆者決定展開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之研究，主要針對移民之文化傳承面，試圖理解身在美國的他們與俄羅斯文化之連結，他們是否保存及傳承、延續父輩祖先的文化給予後代。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為：

一、 俄裔移民在美國及舊金山灣區的歷史脈絡及現況

二、 灣區俄裔移民之文化傳承現況

目前國內外研究舊金山俄裔移民與文化傳承的資料甚少，筆者親自了訪談舊金山灣區的俄裔移民，並參與觀察當地移民生活面貌，蒐集一手資料進行案例探討，供未來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相關研究參考，此為本文之研究價值。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人口遷移

(一) 遷移動機

Peter Stalker 在《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一書，[1]將人口遷移理論大致分為個體因素分析和結構因素分析：

以個體因素分析時，將每個移民視為具理性的人類，會對可行的選擇方案作審慎評估，選擇待遇最高和最容易找工作的國家作目的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類分析又稱「人力資本論」。

結構因素移民則因周遭自身無法控制的因素，將人們從一個國家推擠到另一個國家。其中，這些因素可能是經濟、社會或政治等問題。

1966 年 Everett Lee 發表「遷移理論」(A Theory of Migration)，[2]解釋人們的遷移行為。其中，遷移因素包含四項，即原居住地相關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rea of origin)、目的地相關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

[1] 彼得·史托克 (Peter Stalker 著) 蔡繼光譯，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台北市：書林，2002)，頁 32-33。

[2] Everett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1996), pp. 49-50.

area of destination)、中間障礙因素(intervening obstacles)與個人因素 (personal factors)。此理論認為兩地間存在的相關因素會因個人主觀感受有所差別，個人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階段會影響對於兩地因素的判斷。此外，中間障礙因素會因人而異，個人因素則與一個人的智識、敏感度及對他處的意識程度相關，這些綜合因素亦會影響對原居地與目的地的評判。簡而言之，Lee 說明了遷移決定從來不是完全理性的決策。

(二)遷移類型

William Petersen 在 1958 年的「遷移普遍類型」(*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一文中，[3]以遷移原因與結果做分類標準，將遷移分為五種：原始遷移(Primitive Migration)、強制遷移 (Forced Migration)、被迫遷移 (Impelled Migration)、自由遷移 (Free Migration)及大規模遷移 (Mass Migration) (見下表 1-1)。其中，遷移原因分為環境推力、遷移政策、人與規範及集體行為，遷移結果區分為保守型與創新型兩類：保守指遷移後仍保有過去的生活方式，創新則為遷移後改變舊有的生活方式。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 William Peterson, " 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 Vol. 23, No. 3 (1958) , p. 258-266.

表 1-1　遷移類型

<table>
<tr><td rowspan="2">關係</td><td rowspan="2">遷移驅力</td><td rowspan="2">遷移類別
Class of Migration</td><td colspan="2">遷移型式
Type of Migration</td></tr>
<tr><td>保守型</td><td>創新型</td></tr>
<tr><td rowspan="2">自然與人
Nature
and man</td><td rowspan="2">環境推力</td><td rowspan="2">原始</td><td>漂泊
Wandering</td><td rowspan="2">土地遷徙
Flight from
the land</td></tr>
<tr><td>採集、游牧
Ranging</td></tr>
<tr><td rowspan="2">國家與人</td><td rowspan="2">遷移政策</td><td>強制
Forced</td><td>移置
Displacement</td><td>奴隸買賣
Slave trade</td></tr>
<tr><td>被迫
Impelled</td><td>遷徙
Flight</td><td>苦力買賣
Coolie trade</td></tr>
<tr><td>人與規範
Man and
his norm</td><td>對生活更高的期望</td><td>自由</td><td>群體</td><td>先鋒者</td></tr>
<tr><td>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r</td><td>社會動力
Social
momentum</td><td>大規模</td><td>墾殖</td><td>都市化</td></tr>
</table>

資料來源： William Peterson, “ 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 Vol. 23, No. 3 (1958) , p. 26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二、俄裔移民美國史

帝俄時期俄國不斷向外擴張領土範圍，向東擴展最終於十八世紀到達北美洲。俄屬北美時期俄國佔領了阿拉斯加且到達當時由西班牙(而後由墨西哥)控制的加州，留下今日俄羅斯在美國最早的足跡；1917 年革命前後俄國向外移民風潮不斷，先後形成四波移出潮，美國成為俄羅斯移民最重要的目的國之一。本文俄裔移民美國史以俄國 1917 年革命前後為分水嶺，分別就俄屬北美時期及俄國革命後來探究：

(一)俄屬北美時期 (Russian America, 1741-1867)

James R. Gibson 的著作《美洲疆境的俄羅斯帝國》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劃分俄國在北美拓展疆界為四個顯著時期：[4]首先，1743-1799 年間，許多俄國私人公司開啟長程毛皮交易，遠至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及阿拉斯加灣等地，進行全面探索及狩獵，此時期是俄羅斯人在美洲迅速發展階段。

接著是 Alexander Baranov[5]擔任第一任總督的 1799-1819 年，沙皇首次特許俄國美洲公司[6] (Russian-American Company)及俄屬北美殖民地總督劃定俄國占領地，由沙皇授權壟斷俄國在美洲的殖民地、開採及貿易。俄國向南擴張最遠至加州和夏威夷，但面臨美洲當地內部更強烈的抵抗及外國競爭。俄國美洲公司的南向發展建立了俄屬加州，並在 1812 年距離舊金山北方約五十英里處建

---

[4] 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9.

[5] Alexander Baranov (1747-1819) 是俄屬阿拉斯加第一任總督，在俄國美洲公司扮演積極角色。

[6] 總部設在伊爾庫茨克，1801 年遷至聖彼得堡。

造了羅斯堡(Fort Ross)，成為獵捕海獺、增加糧食生產及抗衡西班牙控制舊金山之基地。[7]

1819-1840 年屬於平靜期，此時期俄羅斯在北美洲的占領經過重新定位，轉向北部及內陸定居，面臨較少的本土仇視並且較能監控外國的競爭。最後俄羅斯向北美擴張的階段為 1840-1867 年，俄國美洲公司在 1841 年將羅斯堡售予美國的貿易公司，彌補俄國面對克里米亞戰爭的財政赤字及殖民地不斷上漲的花費。最重要的是，面對海上霸權英國，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可成為英屬北美與俄國西伯利亞的緩衝地帶，從此俄國退出在美洲的勢力。俄國雖然退出在美洲的政治舞台，但原殖民定居地留下的俄國人，成為最早在北美的俄裔人口。

(二)俄國革命後的四波移民潮

1917 年俄國革命發生前的 1861-1915 年間，約 430 萬人離開俄國，其中多以經濟因素移民且三分之二的移民者選擇到美國。根據 Mikhail S. Blinnikov 在《俄羅斯與其鄰邦之地理》(*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一書中，將俄國革命後移民潮分為四個時期：[8]

1. 1917-1938 年的第一波移出風潮，主要是內戰時期政治因素的移民，人數約為 400-550 萬。
2. 第二波移民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 1939-1947 年間，西方估計移民多達 800-1000 萬人，俄方估計則約為 550 萬，此時期移民因動亂記錄保持不易，雙方估計差異應在波蘭裔和波羅的海裔移民的計

[7] John Paxton,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 Palgrave, 2001), p.144.

[8] Mikhail S. Blinnikov,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1), pp.190-191.

算。[9]此時期許多移民前往加拿大、美國、中國、澳洲、巴西、阿根廷、南非及紐西蘭等國家。

3. 1970 年起的第三波移民主要是猶太人的出走：有鑑於當時新上任的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Leonid Brezhnev)的執政之下，蘇聯境內政治生活與經濟發展等方面和西方國家差距越來越大，比起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 Nikita Khrushchev) 任內「解凍」(Оттепель, Khrushchev Thaw) 時期更向退後發展。因此，猶太人開始向以色列及西方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德國與法國等地移居。[10]

4. 第四波移民在戈巴契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Mikhail Gorbachev) 的改革開放政策(Гласность, Glasnot)下，自 1989 年起蘇聯移民開始移民美國、以色列和德國等地，蘇聯瓦解後的移民數量更擴大到 140 萬人。第四波移民與前三次移民潮比較，特點在於專業人士如：電腦程式專家、數學家、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出走。這批人精通外國語言、就業前景良好，造成俄羅斯母國出現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憂慮。除此之外，此批移民與母國保持良好聯繫，大部分每年至少回母國一次。

---

[9] Anatoli Vishnevsky, Zhanna Zayonchkovskaya, “ Emigration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Forth Wave, ” in Heinz Fassmann & Rainer Munz eds., *European Migr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 240.

[10]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學海，第 6 期 (2007)，頁 97-99。

三、 文化與文化傳承

1987 年英國人類學家 Edward Taylor 定義文化為「一個複雜的整合體，廣義上，它是人做為社會的一員所學習而得到的所有事物，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及其他的能力和習慣的整合體。」此定義至今仍視為經典詮釋，文化可說是從人們過去集體經驗中所習得和保存的每一件事情。[11]

根據孫武彥所著《人類社會學》一書，[12]對文化的概念整理為：

(一)文化指的是學習的行為方式(learned ways of behavior)，此學習過程即社會化。

(二)文化是社會遺產(social heritage)，在拉丁文有培養(cultivation)教化之意。

(三)文化是生活的設計(a design for living)，是歷史生活的結晶，透過社會化過程代代相傳。

(四)文化指的人類經年累月，累積成的解決問題之方案，進而制訂各樣制裁手段以維護之，此種價值化的過程即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美國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將文化視為一個有系統的意義網絡，文化的各個層面，如：宗教、藝術、常識、法律及意識形態等，都可說是一種文化系統。他認為這種文化系統的意義是建立在人與人互動過程中的象徵性行動。人的行為(行動)之所以是象徵性，是因為人的本質是象徵性動物，是使用象徵性符號累積生存經驗、代代相傳與進行溝通。[13]

這也就是說，文化是人們後天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的汲取與學習的累積，並向後代不斷延續成為文化傳承。曹瑞泰提及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體

---

[11]孫武彥，人類社會學（台北市：三民，1990），頁 224。

[12] 同前註，頁 224-225。

[13] 潘英海，「葛茲–文化的詮釋者」，收於黃應貴主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台北市：正中書局，1992），頁 389。

像」，其表現在哲學、藝術、思想、法律，乃至政治等層面，即是精神文化；相對由物質產出表現於食衣住行方面者，則為物質文化。[14]

綜合本節所述，俄裔移民到達北美洲始於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此時期俄裔的遷移人數不多，屬於人數較少的自由移民類別；而二十世紀前後開始的四波移民潮，主要皆發生在國家面臨大規模改革及動盪時期，包含了沙皇政權的倒台、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及戰後時期與蘇聯瓦解之後。此人口遷移屬於集體關係，因社會驅力而帶動的大規模遷移。這些俄裔移民在抵達目的國-美國是否仍舊保有過去的生活型態？他們如何在異地延續原來在俄羅斯的生活樣貌？本篇論文以探討俄裔移民美國背景在舊金山灣區的文化傳承現況，以精神文化的語言、宗教方面與物質文化的飲食、節慶方面四個面向加以討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4]曹瑞泰，「全球化下文化的傳承與擴散–東亞國家語言輸出政策研析」，收於傅琪貽主編，全球化下的文化傳承（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 265。

第三節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者在真實世界中尋找問題的答案，目的是從社會世界中學習些許面向，進而產生新的理解以適用於這個社會世界。[15]本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歷史分析、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法為主，詳細說明如下：

一、歷史分析

歷史是過往事件或若干事件組合的陳述，歷史分析是藉由紀錄與陳述發掘過往事件的方法。文中以歷史分析建立研究基礎，連結後續訪談資料及內容。

二、文獻探討

將相關中英文專書、期刊論文、統計資料、官方及網路相關資料綜合歸納與整理，並且進行討論及分析。

三、深度訪談

訪談是一個互動過程，不是將訪談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16]此研究由筆者親自進行訪談，以深入訪談為主，研究實施如下：

---

[15] Gretchen Rossman, Sharon Rallis, *Learning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California: Sage, 1998) , p.5.

[16] 畢恆達，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新北市：小畢空間，2013 ），頁 104。

（一）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由筆者訂定訪談大綱(Interview Guide)（見附錄三、四)向受訪者提問，依據受訪者的回答在訪談中提出其他問題或修正問題。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的優點為訪談不僅只限於列舉的問題，亦可透過不斷追問獲得更多資料，也能將議題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此種訪談法擁有更多彈性與受訪者互動，能深入欲探究的主題。

（二）訪談時間

每位受訪者訪談約一小時。

（三）研究對象取得

1. 筆者多次走訪舊金山市的俄羅斯中心，向俄裔志工說明來訪緣由且建立一定信任後開始邀約訪談。
2. 透過灣區當地友人介紹俄裔同事接受訪談。
3. 筆者至俄裔美國人社區服務(Russian American Community Services[17])，與員工及來訪的俄裔人士表達來訪目的，獲得信任後開始提出訪談邀請。

   以上訪談結束後會爭取訪談者的同意，以滾雪球的方式訪問更多俄裔移民。
4. 研究對象為第一代至第二代的俄裔移民：透過文化及自我認定自身為俄裔移民，有些受訪者是 1/2 俄裔人口，後文有更詳細補充。

(四)研究工具

1. 錄音筆：訪談開始前筆者會先徵詢受訪者的同意，使用錄音筆收錄訪談對話內容，做為日後編寫逐字稿的紀錄來源。

[17] 俄裔美國人社區服務（Russian American Community Services) 是成立於 1977 年的非營利組織。

2. 研究者即工具：筆者過去曾經客居他國 3-4 年，雖然並非定義中的「移民」身分，卻因自己已不再是生活圈中的「本地人」，成為帶著「異鄉人」視野的外國人，生活他鄉。對於身處他國的「異鄉人」移民，筆者總是留心觀察移民在他國生活的樣貌。如此經驗有助於形成與本文受訪者的互動連結，並能快速理解其生命及生活經驗。

(五)研究倫理

邀請受訪者接受訪談前，筆者會向受訪者詳細說明訪談內容絕不對外公開，僅做為學術研究之用(見附錄一、二)。受訪者姓名將匿名處理，採用代碼，避免洩漏受訪者身分；也不會出現任何可辨別受訪者的訊息，以保護隱私權。

四、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法是尋求揭開人們日常生活的意義(現實)，提供直接的實驗與觀察途徑進入圈內人的意義世界, 亦可產生概念及歸納，成為釋義性理論。[18] 筆者在語言、宗教、飲食及節慶四方面選擇下列場域進行參與觀察：

(一) 語言：俄裔美國人國際學校 (Russian –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二) 宗教：聖母大教堂 (Holy Virgin Cathedral)

(三) 飲食：舊金山市的小俄羅斯 – 里奇蒙區 (Richmond District)。

(四) 節慶：俄羅斯中心每年二月舉辦一年一度連續三日的俄羅斯節 (Russian Festival)。

[18] Danny L. Jorgense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bury Park : Sage Publications, 1989) , pp.15-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研究限制與名詞界定

一、研究範圍

俄羅斯移民美國始於 18 世紀末，本文相關移民史資料蒐集以此時間點開始至俄羅斯聯邦成立後的第四波移民。文化傳承範圍界定於語言、宗教、飲食、節慶四方面。

二、 研究限制

(一)語言限制

受限於筆者的俄文程度，資料閱讀無法以俄文資料為主，故參考資料中的書籍文獻、期刊、網路資源主要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二)相關研究不足

本文研究移民及文化傳承之探討，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不多，資料整體性不足。筆者將以訪談實際一手資料分析及實際田野經驗補足文獻缺乏之障礙。

(三)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限為第二、三、四波移民潮的俄裔移民。

三、名詞界定

(一)俄裔

俄國地理疆界因歷史脈絡隨著俄羅斯帝國、蘇聯到俄羅斯聯邦的發展，國土隨著政權替換變動，因此「俄裔」人口生成背景複雜，當決定何者包含在俄羅斯族裔身分時，很難條列誰是俄裔美國人。和俄羅斯民族相關連的是俄羅斯東正教成員及斯拉夫民族起源，所以在俄羅斯居住並保留不同的民族或宗教身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分如：猶太人、波蘭人、德意志人和亞美尼亞人等，他們通常不被視為是俄羅斯人。然而，因為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泛俄羅斯化政策涉及培養及灌輸許多非俄羅斯群體學習俄語、俄羅斯文化及身分，所以在美國的非俄羅斯裔移民從俄語環境的成長常被視為俄國人，他們經常為俄裔美國人的生活做出重大的貢獻。因此，這些俄羅斯化的群體成員必須被視為這項人口的重要部分。[19]鑒於過去及當代有相當多文獻紀載關於美國的俄裔猶太人經歷，相比之下，非猶太裔俄人 (non- Jewish Russian)的資料較少，故本文探討主體以非猶太裔俄人為主，採用「文化推定」,「俄裔」指具有俄羅斯文化意涵，自俄國移民至美國之人士及其後代，並非限定民族構成論。

(二)舊金山灣區 (San Francisco Bay Area)

係指位於美國北加州的一個大型都會區，位於舊金山灣的四周，人口數超過七百萬。大型都市包括舊金山、奧克蘭(東部)、聖荷西(南部)。灣區行政區劃分為九個郡：Alameda、 Contra Costa、 Marin、 Napa、 San Mateo、Santa Clara、Solano、 Sonoma 以及舊金山(見下圖 1-1)。此九個郡又劃分在五個區域中，除舊金山外，沿著海灣分布的有北灣(North Bay，包含 Marin、Napa、Sonoma 和 Solano)、東灣(East Bay，包含 Alameda 及 Contra Costa)、南灣(South Bay 又稱矽谷，包含 Santa Clara)，以及界於舊金山和矽谷間的半島(The Peninsula, 幾乎包含所有的 San Mateo)。

---

[19] Steven J. Gold, " Russia," in Mary C. Waters, Reed Ueda & Helen B. Marrow eds., *The New Americans: A Guide to Immigration since 196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80.

圖 1-1　　舊金山灣區圖

說明：圖中藍色區塊為北灣，棕色為東灣，綠色是南灣，粉紅色是半島。

資料來源：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_Francisco_Bay_Area#/media/File:California_Bay_Area_county_map_(zoom%26color).svg〉，2016/6/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將分為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探討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進行相關文獻回顧，第三節詳細描述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第四節則提出研究範圍及限制，並且界定文中名詞定義。第五節則是章節的內容安排。

第二章探討俄裔移民至美國及舊金山灣區的歷史背景與現況，共分為四小節：首節說明俄屬北美時期，第二節解釋俄國革命前後的四波移出移民潮，第三節敘述在美國及舊金山灣區之俄裔移民，第四節為小結。

第三章為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進行移民案例分析，第一節介紹受訪者之背景，第二節是受訪者移民經歷介紹，第三節為受訪者移民動機及案例分析，第四節討論受訪者與俄國之連結度，最後一節為小結。

第四章進入訪談俄裔移民有關文化傳承的資料分析階段，共四節：第一節針對語言使用分析，第二節則是宗教活動，第三節論及飲食習性，最後第四節是節慶活動方面的分析。

第五章是本文的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章　俄裔移民在美國及舊金山灣區之歷史背景與現況

俄美兩國領土今日以白令海峽相隔遙望彼此，屬於美國的阿拉斯加土地在十八、十九世紀原為俄方所有，是俄人在帝俄時期向東逐步擴展所得之地。俄方最遠到達北美加州，沿途設立多處據點進行開墾及經營。然而，面對殖民地高漲的費用與歐陸戰場克里米亞戰爭的巨大損失等原因，為時一百多年的俄屬北美時期在沙皇同意出售阿拉斯加予美國後，最終劃下終點。雖然北美不再擁有屬於俄國的土地，卻留下了最早俄裔移民的蹤跡。進入廿世紀的俄國歷經國內革命、兩次世界戰爭與蘇聯政權的瓦解等動盪不安的年代，俄國人民為了尋求生機向外遷徙，許多人選擇乘風破浪輾轉來到美國新大陸。

位於大平洋東岸、美國西岸的大城市舊金山，因為地鄰過去俄屬北美殖民地，對於懷有過往殖民記憶的俄裔移民，舊金山是個極具吸引力的移民點。故俄裔移民不分時期，依循過往移民之路徑，先後來到舊金山灣區，以此為家。至 1920 年代，在舊金山的俄裔人口數已達到 1 萬人。他們傾心傾力打造俄裔群體環境，成立俄羅斯中心、發行俄文新聞刊物，並於 1965 年完成建造在舊金山市交通要道上的壯麗東正教堂，教堂外部金碧輝煌、光彩奪目，顯示著俄裔移民之努力及驕傲。教堂周邊亦有各式俄羅斯商店林立，讓小俄羅斯區洋溢著滿滿的俄羅斯風情。

本章以俄屬北美時期、俄國革命前後開啟的四波移民潮，回顧俄裔移民史及俄裔移民在美國及舊金山灣區之過去與現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俄屬北美時期

十七世紀帝俄時期俄國積極向東方發展，領土逐步往西伯利亞擴張，於 1632 年發現勒拿河（Lena River）西岸的雅庫茨克（Yakutsk）。雅庫茨克指揮官隨後派遣哥薩克[20]領袖 Dimitrii Kopylov 帶領探險團隊，沿著日後稱為 Okhota (The Hunt)的河流前進，抵達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將俄國勢力範圍延伸至太平洋岸。[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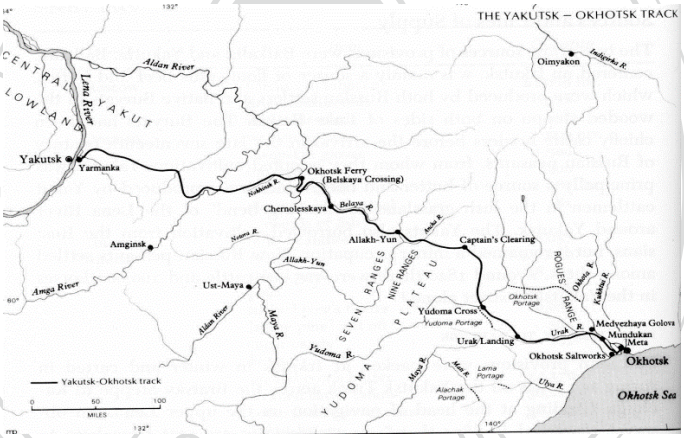

圖 2-1　雅庫茨克至鄂霍次克海之沿線圖

資料來源：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8.

---

[20] 哥薩克（Cossack）源自於突厥語，意指自由的人。15 世紀起逃離農奴制，成為追求自由的遊牧族群，主要分布於東歐大草原。哥薩克人素以驍勇善戰為名，沙皇經常運用哥薩克的軍事武力擴張領土疆界。

[21] Hector Chevigny, *Russian America: The Great Alaskan Venture 1741-1867* (New York : The Viking Press, 1966), pp. 13-14.

俄國東擴同時不斷進逼滿清領土，17 世紀開始與清朝發生疆界衝突。1689 年 9 月俄中兩國簽署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此條約成為中國與俄國及歐洲列強首次訂立的國際條約，確立此後幾乎 150 年的遠東史，影響範圍廣及美洲。俄國因尼布楚條約的訂定失去黑龍江航行權，只能到達黑龍江源頭，然而卻從此獲得長久盼望的俄中貿易協定。俄國與中國貿易利益豐碩，帶動了東西伯利亞上的伊爾庫茨克（Irkutsk）成為至北京沿線上最富庶的城鎮與首府。此外，因應毛皮貿易需求量的遽增，俄人持續向東前往更遙遠、更艱困的地區狩獵：遙望美洲的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見下圖 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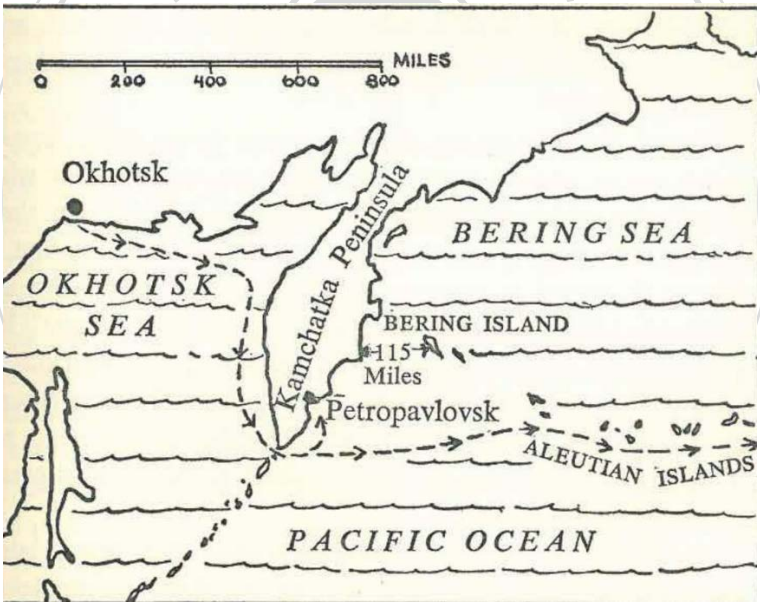

圖 2-2　俄人經鄂霍次克海、沿堪察加半島向東至阿留申群島之路線圖

資料來源：Hector Chevigny, *Russian America: The Great Alaskan Venture 1741-1867* (New York : The Viking Press, 1966), p. 39.

[22] Ibid., pp. 20-21.

彼得大帝深信亞洲大陸與北美洲大陸互為連結，於 1725 年下令丹麥裔俄國探險家 Vitus Bering 帶領探險隊東行證實其臆測，但沙皇尚未取得兩大陸間無相連的消息前就逝世。[23] 1741 年 Bering 再次展開探險，從堪察加半島啟程前往探察美洲大陸，7 月 16 日踏上今日的阿拉斯加土地，成為第一批到達美洲的俄國人。[24]然而，Bering 於歸途中不幸病逝他鄉，遺體埋葬地小島以其名紀念命為白令島 (Bering Island)。此外，分隔亞洲與北美洲的狹窄水域亦取為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白令海 (Bering Sea)也因其發現得名 (見上圖 2-2 及下圖 2-3)。

俄國征服西伯利亞後，因當地豐富的毛皮資源吸引大量自由獵者、皮毛交易商的湧入。隨帝國遠征範圍逐步擴大至美洲，自由獵者如影隨至，以找尋與開拓更多的毛皮來源，他們是帝俄時期拓展美洲貿易的重要骨幹。

本文依 James R. Gibson《美洲疆境的俄羅斯帝國》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一書，劃分俄屬美洲時期為四個發展階段:[25]

一、 繁榮期 (1743-1799)

俄國向北美洲方向的發展初期由許多俄國私人公司開啟，長程毛皮交易旅程遍及科曼多爾群島(Commander Islands)、 千島群島 (Kuril Islands)、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lands) 、普里比洛夫群島 (Pribilof Islands) 及阿拉斯加灣沿岸，進行全面的探索及狩獵。1780 年前，俄羅斯皮毛交易全數由 6 家俄國公司擁有。[26]

---

[23] 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New York : Facts On File, Inc., 2005), p. 17.

[24]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New York : Oceana Publications, 1977), p. 1.

[25] 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pp. 1-29.

[26] 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P. 20.

1784 年 8 月，有「俄羅斯哥倫布」美稱且擁有俄國皮毛交易公司的 Grigori Ivanovich Shelikhov 於阿拉斯加發現俄國在北美洲的第一個定居據點-科迪亞克島 (Kodiak Island) (見下圖 2-3)。[27]此階段是俄人在美洲迅速發展的時期，俄國逐步建立起數個北美永久定居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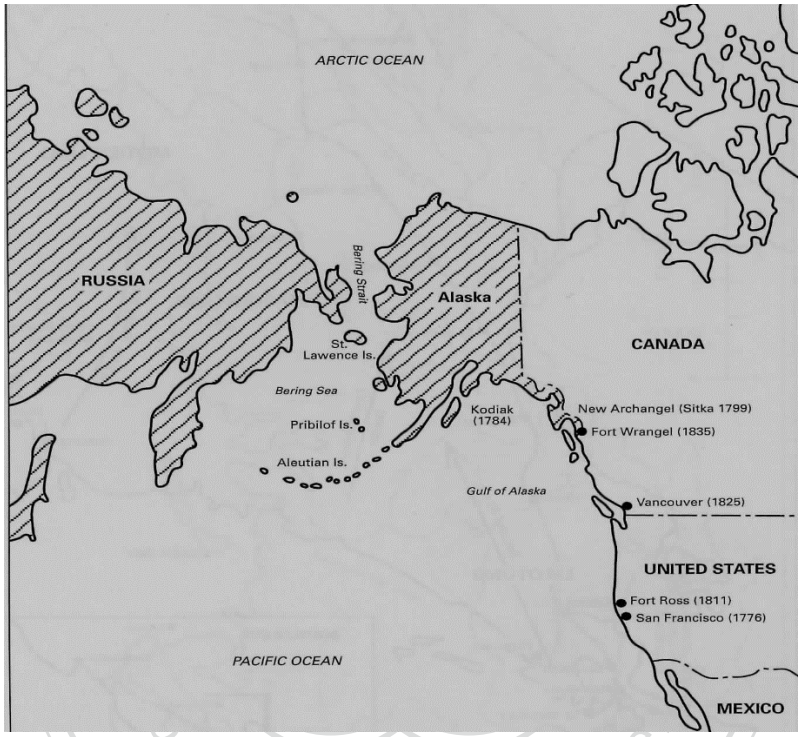

圖 2-3 俄國在北美的勢力範圍分布與年代

資料來源: John Paxton,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 Palgrave, 2001), Map 5[28].

俄人利用原住民的 baidarka (kayak) (見下圖 2-4) 小船為交通工具，獵取海獺或海狸得到毛皮。但俄人的使用技巧與對當地環境知識不足，獵捕能力遠不及阿留申原住民，俄人便開始強迫半數 18-50 歲的阿留申男性為其狩獵。這

[27]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1.

[28] 圖 2-3 中羅斯堡 (Fort Ross) 建立於 1812 年(原誤)，見 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p. 11 及 Hector Chevigny, *Russian America: The Great Alaskan Venture 1741-1867*, p. 149.

個時期俄國人僅遭到當地土著少許的抵抗及外國競爭，歐洲毛皮競爭對手直到 1780 年中才出現，讓俄國在此海域獨占獵捕海獺與皮毛交易長達近半世紀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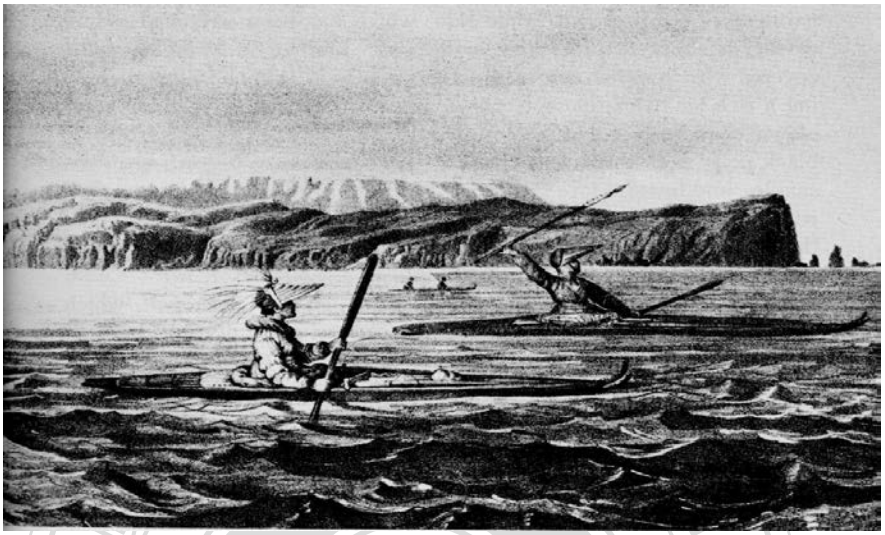

圖 2-4　乘坐 baidarka 進行獵捕的阿留申原住民

資料來源：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3.

二、 Baranov 時期 (1799-1819)

1799 年 Shelikhov 擁有的公司改名為俄國美洲公司，沙皇下令所有其他皮毛交易公司必須選擇併入俄國美洲公司或解散。沙皇首次特許俄國美洲公司及俄屬北美殖民地總督劃定俄國占領地，由 Alexander Baranov 出任第一任總督，授權壟斷俄國在美洲的殖民地、開採及貿易等事務。

俄國美洲公司在美洲的南向發展首先於 1799 年發現紐亞克及 (New Archangel)[29] (見上圖 2-3)，於此設立哨站以抵銷英、美和當地特林吉特人

[29] 現稱錫特卡(Sitka)，位於阿拉斯加。

(Tlingits)[30] 間的貿易來往。當地因豐富的木材與適當的潮汐，成為建造船廠的優良地點，紐亞克及迅速成為俄國美洲公司皮毛貿易中心，於 1808 年升格成為殖民地首都。

俄國美洲公司持續往南發展至今日美國北加州，1812 年在距離舊金山北方約一百英里處建造羅斯堡 (Fort Ross)[31] (見上圖 2-3 和下圖 2-5)，成為獵捕海獺、增加糧食生產及抗衡西班牙控制的舊金山之基地。[32]直至 19 世紀初，俄屬美洲從阿拉斯加到羅斯堡間總計設立超過 25 個定居據點。[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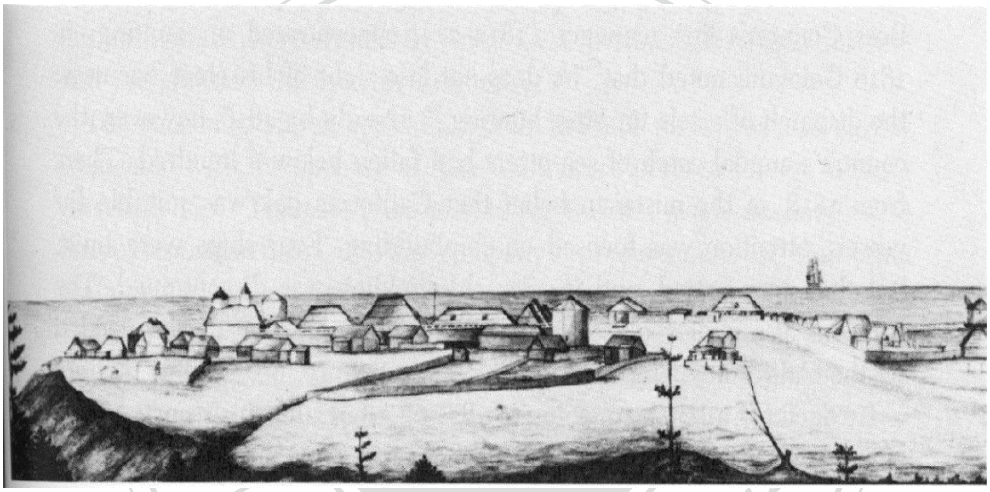

圖 2-5　1840 年的羅斯堡

資料來源：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15.

---

[30] Tlingits, 俄文名 Колоши，是分布於北美洲太平洋西北沿岸的原住民。

[31] 今羅斯堡保存完善，成為美國加州的羅斯堡州立歷史公園(Fort Ross State Historic Park)。

[32] John Paxton,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 Palgrave, 2001), p.144.

[33] Steven J. Gold, " Russia," in Mary C. Waters, Reed Ueda & Helen B. Marrow eds., *The New Americans: A Guide to Immigration since 196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81.

然而，俄國在此期間的南向擴張面臨美洲原住民及其他國家，如西班牙、英國及美國更強烈的抵抗與競爭。特林吉特人和阿留申人相比，數目較多且較有組織性，曾於 1802、1809 及 1813 年試圖奪下及進攻紐亞克及。[34]他們從未臣服於沙皇的統治，在俄屬北美期間一直是威脅的來源。

1799-1820 年間，在尚未成熟的航海技術及不精確的圖表指引下，俄國美洲公司購買及建造的 28 艘船中共有 16 艘發生沉船事件。[35]船難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導致俄屬美洲接連失去數個北美佔領地。

三、 平靜期 (1819-1840)

俄國美洲公司 1819 年獲得沙皇更新特許經營權，延長經營俄屬北美 20 年。在航海家 Golovnin 的影響下，俄國美洲公司改由海軍軍官指揮領導，非過去的交易商。因將領具備航海技術，船運技巧得以提升、船行較快，一改過去船難的頻繁發生。此外，下屬的酬勞改由發放薪資而非過去的均分制，使之收入所得轉為較穩定。

1817 年俄國美洲公司與北加州間的貿易開始正常化，1820 年俄屬美洲與英、美簽訂正式條約，允許外國船隻在俄屬美洲沿岸進行交易，合法化與英國、美國的毛皮交易競爭。俄國美洲公司與競爭對手的關係趨於穩定後，競爭亦較受規範。至 1821 年，所有外國人皆可與加州進行貿易。

1820 年中，英王喬治派遣勢力龐大的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36]) 進入北美洲西岸進行貿易。受到來自英美在南方及沿岸的競爭及南

---

[34] 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p.12.

[35] Ibid., pp.13-14.

[36] 哈德遜灣公司於 1670 年英國倫敦成立，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公司之一，目前以經營零售業為主。

方毛皮資源的枯竭，俄國美洲公司修正先前在北美洲的佔領區，返回北方及進入內陸發展。

此時期的殖民地分五部分: 紐亞克及 (俄屬北美殖民地總部)、科迪亞克(次重要區)、烏納拉斯加 (Unalaska，包含阿留申群島至阿拉斯加半島最西點)、阿特卡 (Atka，最荒涼處，只能從事狩獵)、加州羅斯 (最宜人之地，可狩獵、耕種、造船及從事林木、製造業)，及兩個地區：北方及千島群島(以狩獵為主)。[37]

四、 衰退期 (1840-1867)

俄國美洲公司的特許經營權於 1841 年再度獲得沙皇授予 20 年續期，但俄國美洲公司轉為由官僚及官員控制的政府機構，不再是商人經營的企業。[38]俄國美洲公司與哈德遜灣公司簽訂 10 年期租約，包含授予英方在阿拉斯加的部分獨家獵捕權，英方回以毛皮及運自英格蘭的貨物與奧勒岡(Oregon)生產的糧食作物。俄英合作保證穩定糧食供應、解決了加州羅斯堡一直無法成為俄屬北美的補給線來源和長久以來政治上的問題。此外，因當時加州淘金熱情勢，俄方估計加州遲早會被美國吞併。最終，俄國美洲公司於 1841 年出售羅斯堡予瑞士裔淘金熱先驅 John Sutter。

北美沿岸因數十年來持續不斷地大肆獵捕，至此時期海獺和海狗幾乎在海域內消失殆盡，標示著皮毛業凋零的到來。即使俄國美洲公司試圖以多元化、增加新貿易活動也無力挽救。當俄國美洲公司第三次特許經營權屆滿時，俄屬北美的前景堪憂。1867 年俄國決定將阿拉斯加以 720 萬美元售予美國，用以分擔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上的財政赤字及俄屬北美殖民地節節升高的費用。此

---

[37] James R. Gibson,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pp.18-20.

[38] Ibid., pp. 23-24.

外，阿拉斯加介於英國北美領地與俄國西伯利亞之間，面對 19 世紀的海上霸權英國，阿拉斯加售予美國能形成俄、英領土及領地間的緩衝地帶。俄國自此正式退出在北美的勢力與政治舞台。然而，於原殖民留下的俄國人，成為第一批北美俄裔人口。

至 1861 年為止，俄屬北美總計共有 9 座東正教會與 35 座小教堂，[39]1872 年原設立於阿拉斯加錫特卡的俄羅斯東正教總教區隨後遷往加州舊金山市，於 1905 年再度遷至紐約市。[40]俄國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後，俄人在北美洲的活動中心由阿拉斯加轉移至加州，湧入美國西岸的最大移民潮在 1910 年代抵達。[41]

第二節　俄國革命前後四波移出移民潮

俄國近代一百多年歷經不同時期的政治局勢動盪，造成社會經濟崩解、人民生活水準低落，數百萬人民抑或自發性地或被迫性地遷往他鄉。移民原因除政治、經濟因素外，亦有宗教方面等影響。本節主要探討俄國大革命時期、兩次世界大戰時期、1970 年代及蘇聯瓦解前後等四波大規模移民潮[4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39] Steven J. Gold, “Russia,” p. 581.

[40]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p. 7, 9.

[41] Steven J. Gold, “ Russia,” p. 581.

[42] 四波移民潮劃分依據 Mikhail S. Blinnikov,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及 Adele Barker & Bruce Grant 編輯之 *The Russia Reader：History, Culture, Politics*。學者間對移民潮時間界定有時會有些許年份差異。

一、 1917 年俄國革命前後之移民潮

第一波俄國移民潮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至 1917 年俄國革命後，主要是內戰時期政治因素的移民，移民人數高達數百萬。此波移民人口主要是白軍[43]將領、貴族、資產階級及鄉紳階級。[44]移民路徑從俄國朝東西方向移動：

（一）向西前往西歐國家的移民主要至巴黎及柏林等大城市，巴黎而後擴展成為移民生活的中心據點。

（二）往東線移動的人口多是在西伯利亞抗戰的白軍，而後逃亡至哈爾濱。自 1880 年代開始，俄人進入滿州修築中東鐵路，當白軍流亡哈爾濱時，許多俄人已在此定居。1930 年代日本入侵滿州，許多俄移民選擇向南遷徙至國際大都會–上海，尋求更好的機會發展。然而，1949 年中共當政，白俄移民被迫離開中國，部分返回蘇聯統治下的新國度，其他移民則選擇再度遷移至南美洲或經由菲律賓最終抵達澳洲或美國等，許多人最終定居在舊金山。[45]

二、 19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戰後移民潮

西方估計此波移民數多達 800-1000 萬人，俄方估計約為 550 萬，此時期移民因動亂記錄保持不易，估計數差異在波蘭裔和波羅的海裔移民人口之計算[46]。和第一波移民相同，此波移民有數十萬人到達歐洲，亦有許多前往加拿

---

[43] 白軍(Белая Армия, White Army) 為俄國革命時期支持沙皇政權，反布爾什維克、蘇聯紅軍的軍隊。

[44] Adele Barker & Bruce Grant, *The Russia Reader: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70.

[45] Ibid., p. 570.

[46] Anatoli Vishnevsky, Zhanna Zayonchkovskaya, “Emigration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Forth Wave,” in Heinz Fassmann & Rainer Munz ed.s, *European Migr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 240.

大、美國、中國、澳洲、巴西、阿根廷、南非及紐西蘭等國家。其中，有許多俄語人口非俄羅斯裔，因為烏克蘭及猶太移民通常能使用雙語，有時在海外被計入俄羅斯裔。[47]

第一波移民視第二波移民為教育水準較低、不文雅之人。雖然第一波移民們支持蘇聯對抗納粹的戰爭，但他們傾向將第二波移民識別為與蘇聯體系相關聯之人。鑑於第一波移民因反蘇聯而離鄉出走，對於新移民的到來亦感嫌隙。[48]

三、 1970 年代移民潮

1970 年代第三波移民開始出走蘇聯，移民組成主要是蘇聯猶太人(Soviet Jews) 與其他宗教團體。蘇聯猶太人對布里茲涅夫執政下國內政治自由改革的失望、經濟發展和西方國家的差距加劇，比起赫魯雪夫的「解凍」時期更停滯不前，他們開始尋求與海外親屬團聚。為了更好的生活水準與自由，他們移居以色列及西方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德國與法國等地。[49]估計約有超過 10 萬名猶太人移居美國。[50]第三波移民與第一波移民同樣具有教育水準高的特點，包含藝術家、作家與知識份子，其中亦有一些異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此波移民不同於早期移民，沒有形成緊密的移民社群網絡。[51]

四、 蘇聯瓦解前後之移民潮

1986 年蘇聯新上任的年輕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國內政治上推行開放政策 (Гласность, Glasnot)，自 1989 年起許多蘇聯人選擇離開祖國，蘇聯瓦解後的

---

[47] Mikhail S. Blinnikov,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p. 190.

[48] Adele Barker & Bruce Grant, *The Russia Reader: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p. 571.

[49]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學海，第 6 期 (2007)，頁 97-99。

[50] 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p. 77.

[51] Adele Barker & Bruce Grant, *The Russia Reader: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p. 572.

移民數量擴大到 140 萬。[52]移民大部分至美國、以色列和德國（見下圖 2- 6）等三個國家，其中德國大約占 61%，以色列 23%，美國 11%的移民，主要由德意志人、猶太人和俄羅斯人組成。[53] 1995 至 2002 年間，43%的淨移民為德意志人，受到德國強勁的經濟表現與安置移民計畫所吸引，接著是 38%的俄羅斯淨移民和 10%的猶太移民。[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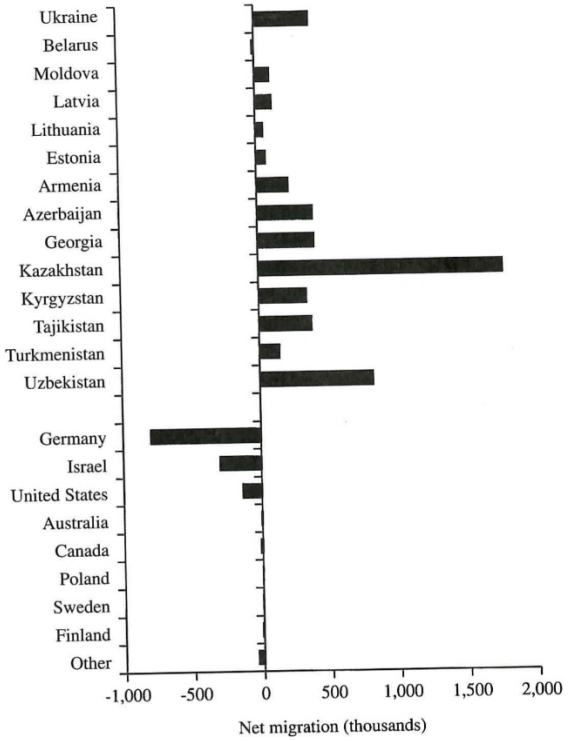

圖 2-6　1989-2005 年以國家別之淨移民數(單位：千人)

Goskomstat Rossi, 轉引自 Timothy Heleniak, " Population, Health, and Migration," in Michael L. Bressler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Russia*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p.242.

---

[52] Mikhail S. Blinnikov,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p. 190.

[53] Timothy Heleniak, " Population, Health, and Migration," in Michael L. Bressler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Russia*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p. 241.

[54] Timothy Heleniak, "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 Diaspora after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57, No. 2 (2004), p. 103.

第四波移民與前三次移民潮比較，特點在專業人士(電腦程式專家、數學家、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出走：他們通曉外國語言、就業前景優良，造成母國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疑慮，由蘇聯境內大學的免費教育培養了這一批人卻流入西方先進國家。此批移民與前三波移民不同處為他們仍和母國維繫良好的連結關係，移民大部分每年至少回母國一次。2006 年美國接受從俄羅斯來的新永久居民數約 13,000 人，烏克蘭為 17,000 人。[55]若將俄羅斯與烏克蘭新永久居民合併計算，構成 2006 年美國第八大的移民來源(僅次於墨西哥、中國、菲律賓、印度、古巴、哥斯大黎加及多明尼加共和國)，他們的移民在多方面豐富了移入國家。

今日，英國成為吸引俄國富裕、專業人士最大的歐洲國家，主因是語言因素-英語是俄國人在學校學習的最主要外國語言，而英國是歐盟主要國家中唯一官方語言使用英語的國家，成為俄國移民的最大吸引力。此外，英國的行政政策鼓勵富裕、受良好教育者移民。距離亦成為俄國移民的重要考量之一，新移民許多是仰賴飛行的商業菁英，定期因商業或家庭因素返家。傳統移民國家，如：加拿大與美國，紐約、多倫多至俄國須搭機 10 小時，倫敦至莫斯科只須 3.5 小時。最後，911 事件後的美國緊縮新簽證與移民政策，就業市場亦不樂觀，驅使俄國移民另尋他鄉。[5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55] Mikhail S. Blinnikov,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p.191.

[56] Ibid., p.191.

第三節　美國及舊金山之俄裔移民

一、 第一波移民潮階段

19 世紀末俄羅斯移民陸續到達美國，其中許多人在家鄉從事農務，主要因俄國當時經濟情勢不安及受到宗教與政治迫害，尋求自由和新生活乘船至新世界。他們從俄國先乘坐火車到其他的歐洲港口城市，如德國的漢堡 (Hamburg)，再登上開往美國的輪船，由紐約港進入美國。在紐約市的移民因無一技之長，許多至工廠作工，女性移民則從事衣服製造，他們在城市中尋找任何能夠從事的工作並且勤奮認真。一些俄裔移民選擇向西遷移至賓州，成為煤礦工人或鋼鐵工人或受到西部各州快速發展的吸引，選擇定居西部：歷史學家估計 1880-1917 年間，約有 5 萬名俄裔移民定居加州、奧勒岡州、華盛頓州 (Washington State) 及加拿大的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57]總體而言，俄裔移民大多聚集在紐約市、底特律、芝加哥、匹茲堡、費城、澤西市、克里夫蘭、舊金山等或其周遭地區。[58]而後，美國的俄羅斯人定居地有數個以俄羅斯城市命名，如愛達荷州的莫斯科 (Moscow)、德州西部的奧德薩 (Odessa[59])、華盛頓州的奧德薩 (Odessa)、佛羅里達州的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等。[60]

1914 年一戰爆發前，估計約有 5 萬俄羅斯移民定居美國，在美國共計有 169 座俄羅斯東正教堂。[61] 然而，1906 年舊金山大地震損毀了 1857 年建立、全

---

[57] 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pp. 33, 36, 48.

[58]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8.

[59] Odessa 現處烏克蘭境內。

[60]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7.

[61] Ibid., p. 10.

美最古老的俄羅斯東正教堂-聖三一大教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新東正教堂於 1909 年興建完成，至今保留完善，教堂鐘樓仍使用十九世紀末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所贈送的五座鐘。[62]

俄國革命爆發後，俄羅斯人民大批逃離母國的政治迫害，他們代表相對蘇聯紅軍的白俄移民，多是上流階級及中產階級、白軍軍官及專業人士。在俄國革命期間失去一切的他們選擇定居在俄裔移民的群聚地區或附近，因其語言、飲食與傳統的相似性。[63]這批白俄移民與前期已至美國的俄裔移民有顯著的不同：革命前數十年的俄裔移民美國人口普遍是獲得自由的農奴或其親屬身分，在俄國時無土地與財富、沒有受過教育；革命後到達的俄裔移民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階級，在俄國擁有的土地及財富被新任共產黨政府攫取，他們來到美國後只能從事一些低階工作。[64]

1920 年代在舊金山的俄羅斯群體總數達一萬人，他們開始建立俱樂部、機構及劇院團體等。[65]近 80 年歷史的舊金山俄羅斯中心(Russian Center of San Francisco) (見下圖 2- 7) 於 1939 年正式成立，是聯繫俄裔人口的要地。俄羅斯中心也是俄羅斯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Russian Culture)、俄羅斯生活報(Russian Life Newspaper)、俄裔美國人議會(Congress of Russian Americans)的所在地。俄羅斯生活報自 1920 年開始在舊金山發行，致力於服務俄裔美國人社群，持續出版刊物至今。

---

[62] Holy Trinity Cathedral, http://www.holy-trinity.org/, 檢閱日期：2017/ 4 / 13

[63]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10.

[64] 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p. 58-59.

[65] Lydia Zaverukha & Nina Bogdan, *Russian San Francisco* (Charleston, SC : Arcadia Publishing, 2010), p. 23.

圖 2-7　舊金山俄羅斯中心，中心正在籌備一年一度盛大的俄羅斯節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2016/2/3

二、 第二波移民潮階段

蘇聯統治下的廣袤國度嚴格限制人民的遷徙，1940 年統計資料顯示，1930 年代只有約 14,000 名移民離開蘇聯至美國。[66]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蘇三國共同協議難民去留的問題，他們主要是二次大戰期間在德國的俄國戰俘、奴工或難民，超過 10 萬人戰後不願回到蘇聯土地。1947-1952 年間估計約 20,000 名俄國人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67]美國協助難民適應新生活，如英語學習、幫助找尋適合工作等。

---

[66]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17；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p. 64.

[67]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19.

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失序亦影響了許多已遷至遠東的俄羅斯人：他們在沙皇政權時期至遠東修築鐵路或是俄國革命後流亡到達中國城市，如哈爾濱，及上海。當 1940 年末中國共產黨得權後，此批數千名俄羅斯人因其外國人的身分被強迫遷離，許多俄國人選擇先至菲律賓圖巴包島(Tubabao)的流離失所人營區(displaced persons camps)，[68]在此等待簽證核發至澳洲、南美洲、歐洲、加拿大和美國。其中有些移民選擇先遷居到任何能夠獲得簽證的國家，而後再移民美國。

三、 第三波移民潮階段

布里茲涅夫主政下的 1970 年代蘇聯經濟呈現停滯與衰退，政治上呈現史達林主義的復甦，揮別了赫魯雪夫的「解凍」時期較開放的時期。1970- 1988 年間超過 10 萬名蘇聯難民申請進入美國，以少數族裔與宗教群體為主，大部分是猶太人，也有一些天主教徒、五旬教徒 (Pentacostalists) 和亞美尼亞人。[69]第三波移民的教育程度非常高，在蘇聯主要從事技術及專業領域，他們的經濟狀況亦進展迅速，幾乎都進入美國的中產階級。[70]

根據 1970 年美國普查局 [71] (U.S. Bureau) 的全面調查結果，此時期在美國共有 334,615 人口以俄語為母語。俄裔美國人在當時擁有 31 項出版刊物：25 項以俄語出、6 項以英語發行，總發行量達 65,128 份。[72]

---

[68] Lydia Zaverukha & Nina Bogdan , *Russian San Francisco*, pp. 8, 59.

[69] Steven J. Gold, “ Russia,” p. 582.

[70] Ibid., p. 585.

[71] U.S. Census 依據美國憲法規定，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於 2010 年，目前美國正廣泛推動下一次 2020 年的人口普查。美國人口普查透過郵寄問卷的方式收集調查問卷，同時以電話輔助調查結合入戶登記。

[72] Vladimir Wertsman,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p 24.

四、 第四波移民潮階段以降

Lisa Trumbauer 在 《移民美國：俄羅斯移民》（*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一書指出，1990-1998 年間，大約有 40 萬俄羅斯人移民美國：[73]美國普查顯示五歲以上在家說俄語人口 1990 年時為 24 萬 2 千人，至 2000 年超過 70 萬 6 千人。[74]人口大幅度增加標示著蘇聯瓦解後，從俄羅斯進入美國的移民，估計這 10 年間共有約有 46 萬人湧入，印證前述書中的移民人口數。

2007 年美國人口普查局屬下的美國社區調查[75]（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估計在美國祖籍為俄羅斯的人口約為 3,152,959 人，占所有美國人口的 1%。[76] ACS 於 2011 年調查美國境內語言使用情況，五歲以上在家說俄語人口共 854,955 人，[77]2010 年說俄語的人口達 1980 年約五倍之多。[78]（見下圖 2-8）俄語已經成為美國的第十大普及語言，接續在英語、西班牙語、華語、法語、他加祿語（Tagalog）[79]、越語、韓語、德語及阿拉伯語之後。

美國國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2013 年在主要核心統計地區之合法獲得永久居民身分(俗稱綠卡)出生國家統計中，共有 990,553

---

[73] Lisa Trumbauer,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p. 84.

[74] “ Language Use and English-Speaking Ability: 2000,”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prod/2003pubs/c2kbr-29.pdf ，檢閱日期：2017/4//13

[75]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檢閱日期：2017/4//13

[76] “ Selecte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 U.S. Census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src=bkmk，檢閱日期：2017/4/12

[77] “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acs-22.pdf，檢閱日期：2017/4//13

[78] “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acs-22.pdf，檢閱日期：2017/4//13

[79] Tagalog 語主要在菲律賓使用，是菲律賓的官方語言。

人於 2013 年獲得身分，其中獲得身分者之出生國為俄羅斯有 9,753 人 ，占總數 0.98%。以區域劃分而言，在舊金山-奧克蘭（Oakland，位於東灣)–費利蒙 (Fremont，為於南灣) 此區域共有 348 人，聖荷西- Sunnyvale- Santa Clara 等南灣地區共有 270 人獲得永久居民身分。[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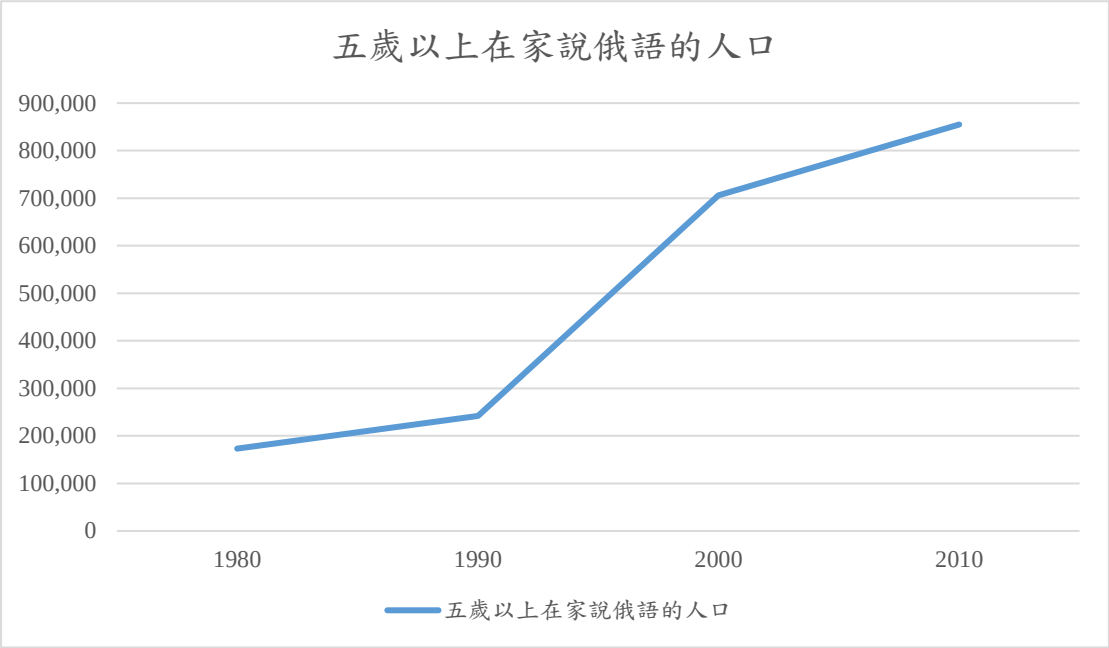

圖 2-8　1980、1990、2000 及 2010 年美國在家說俄語之人口折線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自 “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acs-22.pdf 檢閱日期：2017/4//13

[80] “Persons Obtaining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by Leading Core Based Statistical Areas (CBSAs) of Residence and Region and Country of Birth, Fiscal Year 2013,”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ttps://search.dhs.gov/search?query=Persons+Obtaining+Lawful+Permanent+Resident+Status+by+Leading+Core+Based+Statistical+Areas+&op=Search&affiliate=dhs ，檢閱日期：2017/4//13

目前美國較大的俄語社群(包含蘇聯猶太人、少數烏克蘭人、俄裔德意志人、其他以俄語為第一語言但非俄裔人口)出現在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波特蘭、邁阿密、休士頓、明尼阿波里斯和其他大都會區。許多社群內有活耀的俄羅斯商店、藥局、餐廳、書店、療養院、不動產公司、汽車經銷商、戲院、學校、報紙及電台、電視台。[81]今日的舊金山俄裔移民群聚點為位於城市西北端的瑞奇蒙區 (Richmond District) 的小俄羅斯 (Little Russia) (見下圖 2-9)，其中包括俄羅斯東正教堂 (見圖 2-10 及 2-11)、俄語學校、俄國餐廳、烘培坊 (見下圖 2-12)、超市、藥局及書店等，自成一個自給自足、一應俱全的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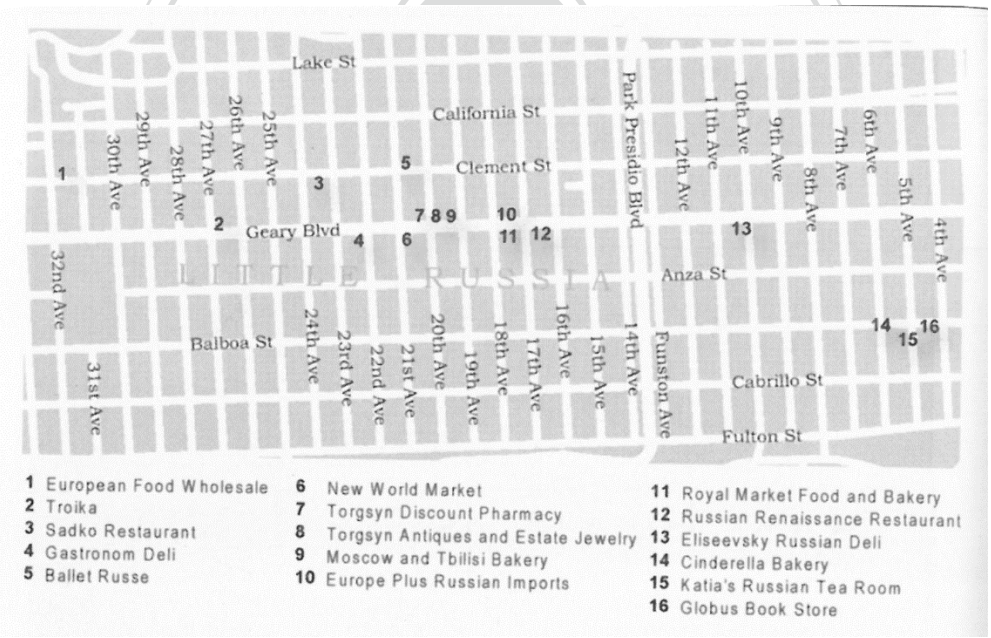

圖 2-9　舊金山市小俄羅斯 (Little Russia) 街區圖

資料來源： Lydia Zaverukha & Nina Bogdan , *Russian San Francisco* (Charleston, SC : Arcadia Publishing, 2010), p. 118.

[81] Mikhail S. Blinnikov,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p.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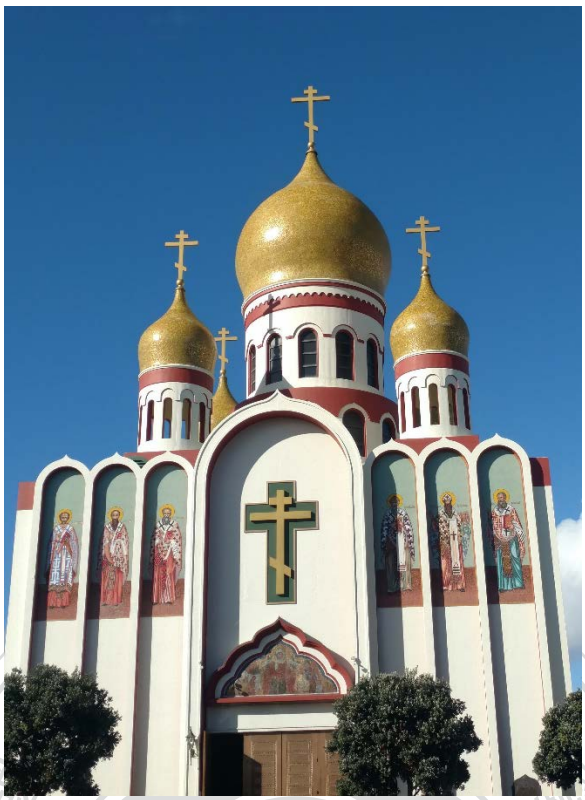

圖 2-10　位於舊金山小俄羅斯的聖母大教堂（Holy Virgin Cathedral）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2017/2/22

圖 2- 11　聖母大教堂內部一覽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攝影於 2017/2/22

圖 2-12　位於舊金山小俄羅斯的俄式烘培坊 Moscow & Tbilisi Bakery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2017/2/22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節　小結

俄國自十七世紀起不斷向東發展，沙皇派遣的 Bering 於 1741 年 7 月 16 日踏上北美阿拉斯加土地，超過一世紀的俄屬北美時代從此揭開序幕。初期發展由俄國私人公司主導，並開始建立永久定居地點，成為開拓北美洲的繁榮期。Baronov 出任俄屬北美第一任總督，指揮俄國美洲公司事務期間，持續向南發展，1812 年抵達俄屬北美最南端、距舊金山約一百英里處，建造獵捕海獺、增加糧食生產的羅斯堡。此後，俄屬北美漸漸進入平靜發展階段，但因數十年在沿岸的大肆捕獵，獵物幾乎消失於海域，加以霸權英國強鄰在伺，俄國最終出售阿拉斯加予美國，結束俄屬北美的殖民時期。雖然俄國離開北美的政治舞台，原殖民地卻留下第一批北美俄裔人口與俄羅斯印記。

進入新世紀後的俄國命運乖舛，百年間歷經數次波濤起伏的政治動盪。俄國革命首先在 1917 年發難，第一波移民潮人數高達百萬，進入美國的移民大多聚集在各大城市或其周遭地區。對於許多俄羅斯人而言，俄屬北美的記憶猶言在耳，他們紛紛來到了加州定居，至 1920 年代舊金山的俄裔人口總數達上萬，舊金山灣區自此成為俄裔移民人口聚集的一個重要據點，吸引往後移民潮的湧入。第二波移民潮在二次大戰的催化下產生，他們主要是戰時在德國的戰俘、奴工和難民，戰後不願返回蘇聯，尋求外國的政治庇護。同時，在哈爾濱及上海的俄羅斯人因為 1940 年末中共得權被迫離開中國，許多人選擇先到第三國等待至先進國家的簽證核發。1947-1952 年間在美國估計約 2 萬名俄國人申請政治庇護。

1970 年代布里茲涅夫主政下的蘇聯經濟狀況不佳，開啟另一波移民出走，他們主要由蘇聯猶太人及其他宗教團體構成。移民的教育程度非常高，至美國

後幾乎都能進入中產階級。戈巴契夫上任後開始推動的開放政策促使更多蘇聯人選擇離開祖國，此趨勢延續至蘇聯瓦解後。俄裔移民大部分選擇前往美國、以色列及德國，此波移民的特點在他們多為專業人士，外語能力佳、就業前景良好。

本章架構了俄裔移民至美國及舊金山的歷史，延續超過兩世紀之久。他們至今在美國已打造龐大的俄裔社群，舊金山更擁有能讓俄裔移民一解鄉愁的小俄羅斯。下章筆者將以深度訪談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為基礎，進行移民案例分析與探討。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美國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案例分析

本章及下章由筆者分別於 2016 及 2017 年 2-3 月在舊金山灣區進行之俄裔移民訪談，做深入案例分析與研究，共 10 位[82]受訪者接受筆者之半結構式訪談，訪談時間為 40- 75 分鐘(見附錄五)。本章首節以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開始，對受訪者背景獲得概略性理解。承續在後是受訪者之移民經歷，他們是否是第一代移民？亦或是第二代移民？筆者對移民世代作進一步細分，配合移民時間長短以助於解析他們過去與目前的各方面向。接著，探討他們過往的移民經驗及移民動機，依據受訪者之移民年代並連結前章所述，以俄裔移民潮劃分為 1950-60 年代、1970 年代及 1980 年末至 21 世紀初三個時期，剖析受訪者之移民案例。最後，探討移民們目前與俄國之連結度，自他們移民至新國度後是否仍經常回訪或是偶爾、甚至從未回去？他們是否仍延續對俄羅斯的情感？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背景介紹

筆者於本研究中總計訪談 10 位現居舊金山灣區的俄裔移民受訪者，依出生年份、性別、學歷、職業、婚姻狀態與家庭成員等基本背景，受訪者介紹如下（見下表 3-1)：

[82] 因筆者離開美國田野調查前無法敲定時間與第十位受訪者 J 進行訪談，受訪者 J 提議以電子郵件寄送訪談大綱給她，填寫資料後再寄回，共歷時 11 天。

表 3-1 受訪者背景與家庭簡介

受訪者	出生年份	性別	學歷（完成地）	在俄職業 / 在美職業	婚姻狀況	家庭成員
A	1945	女	學士（蘇聯）	物理學家/退休	單身（兩次婚姻）	2 子在俄國
B	1989	男	學士（美國俄亥俄州）	X/軟體測試工程師	未婚	父母、1 同母異父姐姐、1 同父異母姐姐在俄國
C	1957	男	碩士（美國柏克萊）	X/檔案學家	未婚	X
D	1940	男	碩士（蘇聯拉脫維亞）	記者/退休	已婚（第兩次婚姻）	妻子、繼女
E	1942	男	學士(美國)	X/退休	未婚	X
F	1955	男	學士（蘇聯拉脫維亞）	機械工程師/司機	已婚	妻子、2 子
G	1932	男	學士（蘇聯新西伯利亞）	退休	單身（三次婚姻，第三任妻子 2013 年過世）	1 子在俄國
H	1975	男	學士（美國）	X/ 廚師	未婚	父母
I	1980	男	學士（瑞典）	X / 計劃管理職	未婚	父母、3 兄弟姊妹
J	1990	女	學士（美國）	X/研究生	未婚	父母、6 兄弟姊妹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說明：

1. 本研究中的俄裔移民受訪者採文化及自我認定為俄裔人口，其中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I 為 1/2 俄裔，受訪者 C 父親為比利時人，唯父親在受訪者出生不久後過世；受訪者 I 父親為瑞典人。

2. 受訪者 I 是 10 位受訪者中唯一的第二代移民，土生土長於美國。雖然他從未經歷移民過程，但曾深入研究母親家族移民史，故本章移民個案研究以受訪者 I 母親的移民經歷闡述，基本資料則以受訪者 I 為主。

由上表 3-1 整理出受訪者基本資料簡述如下：

一、 年齡

所有受訪者年齡介於 26 歲至 84 歲間，20 歲-29 歲共 2 人 (受訪者 B 及受訪者 J)，30-39 歲 (受訪者 I)、40-49 歲 (受訪者 H)、50-59 歲 (受訪者 C)、60-69 歲 (受訪者 F)各 1 人，70-79 歲有 3 人 (受訪者 A、受訪者 D 及受訪者 E)，80 歲以上 1 人 (受訪者 G)，筆者整理受訪者年齡分布如下表 3-2。其中，所有受訪者皆出生於蘇聯瓦解之前。

表 3-2　受訪者年齡及人數表

年齡	人數	受訪者
20-29 歲	2 人	受訪者 B、受訪者 J
30-39 歲	1 人	受訪者 I
40-49 歲	1 人	受訪者 H
50-59 歲	1 人	受訪者 C
60-69 歲	1 人	受訪者 F
70-79 歲	3 人	受訪者 A、受訪者 D、受訪者 E
80 歲以上	1 人	受訪者 G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二、 性別

除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J 兩位為女性外，其餘八位受訪者皆為男性。

三、 學歷

所有受訪者皆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其中受訪者 J 正在攻讀碩士，受訪者 C 和受訪者 D 兩位擁有碩士學歷。

四、 就業狀況

4 位受訪者 (受訪者 A、受訪者 D、受訪者 E 及受訪者 G) 已退休，其中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D 目前在舊金山俄羅斯文化博物館擔任志工，一星期工作兩天；受訪者 E 每年冬季在加州太浩湖 (Lake Tahoe)周邊滑雪勝地擔任滑雪教練。

此外，5 位受訪者在職：受訪者 B 完成電子工程學學士學位後，目前任職軟體測試工程師；受訪者 C 任職胡佛研究所俄羅斯中心檔案學家；受訪者 F 目前從事司機工作，蘇聯時期是曾任機械工程師；受訪者 H 擔任俄裔美國人社區服務之俄羅斯餐廳[83]的廚師；受訪者 I 則任計劃管理職。受訪者中唯一仍就學者為受訪者 J，目前於美國柏克萊攻讀碩士學位。

五、婚姻狀況

6 位受訪者未婚(受訪者 B、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H；受訪者 I 及受訪者 J)，目前有婚姻關係者為受訪者 D (配偶為美國人) 與受訪者 F (配偶出生於蘇聯烏克蘭) 兩位，受訪者 A 有過兩段婚姻、受訪者 G 的第三任妻子於 2013 年逝世。

[83] 俄裔美國人社區服務推行計畫之一為舊金山午餐計畫：服務滿 60 歲以上的長者(非限定俄裔美國人)，一星期五天在俄羅斯餐廳提供道地俄式午餐。對於行動不便的長者亦有專車接送或外送午餐至長者家中。筆者走訪俄羅斯餐廳共為期 3 星期。

六、 家庭成員

目前同為單身的受訪者 A 和受訪者 G 分別有 2 個和 1 個兒子在俄國。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E 同為家中獨子且未婚，父母過世後已沒有其他家庭成員。受訪者 D 及受訪者 F 的家庭成員有第二任妻子與繼女、妻子與兩子。受訪者 B 家中有父母、同母異父姐姐與在俄國的同父異母姐姐。受訪者 H 家中僅有父母 2 人；受訪者 I 和受訪者 J 的家中成員除了父母外另有 3 個及 6 個兄弟姊妹。

第二節 受訪者移民經歷

本研究訪談的十位受訪者皆是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第一代移民為成年後移民至美國的外國出生人口，第二代移民則是土生土長於美國、父母為外國出生之人口。依據學者 Rubén G. Rumbaut 在第一代移民與第二代移民間另外細分出 1.75 代、1.5 代和 1.25 代移民。[84] 1.75 代、1.5 代及 1.25 代移民由移民時年齡區分(見下表 3-3)：

一、1.75 代為移民年紀介於 0-5 歲，他們的生活適應和移民經驗與第二代移民較相近。他們移民時為學齡前兒童，對出生國沒有記憶，因年紀尚小還未進入學校學習父母母國語言的閱讀與書寫。他們學習英語通常不會帶有腔調，幾乎能在美國完全社會化。

二、典型的 1.5 代為移民年紀介於 6-12 歲、小學學齡年紀已經在國外學習或開始

[84] Rubén G. Rumbaut, “Ages, Life Stages, and Generational Cohorts: Decomposing the Immigrant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2004), p. 1167.

學習母語的讀與寫，唯小學教育大部分在美國完成。

三、在青少年年齡 13-17 歲移民美國的是 1.25 代移民，他們和家人或沒有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國後就讀中學或移民年紀較大者，則直接開始工作。1.25 代的移民經驗和生活適應結果假設較接近第一代移民成年人口。

表 3-3　移民年齡世代區分

移民時年齡	移民世代 (generation)
0-5 歲	1.75
6-12 歲	1.5
13-17 歲	1.25
18 歲以上	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 Rubén G. Rumbaut, “Ages, Life Stages, and Generational Cohorts: Decomposing the Immigrant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2004), p. 1167.

依據表 3-2 移民年齡世代整理受訪者資料，其移民經歷簡表呈現如下：

表 3-4　受訪者移民經歷

受訪者	出生年份	移民年分	移民時年齡	世代	出生地	移民前原居地	現居地
A	1945	2005	59	1	蘇聯 烏克蘭	莫斯科	柏克萊 (Berkeley)
B	1989	1999	9	1.5	莫斯科	莫斯科	紅木市 (Redwood City)
C	1957	1961	3	1.75	比利時	布魯塞爾	舊金山
D	1940	1979	39	1	莫斯科	列寧格勒	舊金山
E	1942	1954	12	1.5	中國上海	巴西 聖保羅	舊金山
F	1955	1991	36	1	蘇聯 烏克蘭	蘇聯 拉脫維亞	舊金山
G	1932	1988	55	1	中國 哈爾濱	新西伯利亞	舊金山
H	1975	1991	16	1.25	蘇聯 烏茲別克	蘇聯 烏茲別克	舊金山
I	1980	1962	X/ 母親 7 歲 移民 美國	2/ 母親 為 1.5 代	舊金山/ 母親生於 中國 哈爾濱	X/ 母親移民 美國前住 澳洲	舊金山
J	1990	2001	10	1.5	伏爾加 格勒	伏爾加 格勒	柏克萊

由上表 3-4 可看出：

一、 移民世代

身為第一代移民的受訪者共有 4 人 (受訪者 A、受訪者 D、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G)，第 1.25 代移民為 1 人 (受訪者 H)，共 3 人是第 1.5 代移民(受訪者

B、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J)，第 1.75 代移民有 1 人 (受訪者 C)，受訪者 I 則是唯一的第 2 代移民。

根據學者 Rubén G. Rumbaut 的論述，第 1.75 代移民說英語時不帶腔調，幾乎能在美國完全社會化。筆者實際訪談過程亦發現：除了第 1.75 代移民外，第 1.5 代移民(受訪者 B 及受訪者 E) 的英語口說能力亦幾乎沒有口音，完美的美式英語讓他們較易融入美國社會；反觀受訪者 H 至美國時已超過 15 歲 (1.25 代)，其英語口說流利但帶有濃厚俄語腔調。

二、 移民時間長度

受訪者中移民至美國最短時間為受訪者 A (12 年)，最長者是受訪者 E (長達 62 年)。其他受訪者的移民時間由短到長依次為受訪者 J (16 年)、受訪者 B (18 年)、移民時間 20 年以上，30 年以下有 3 人 (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H 同為 26 年、受訪者 G 為 29 年)、30 年以上移民時間的受訪者另有受訪者 D (37 年) 與受訪者 C (56 年)。所有受訪者中只有 3 位移民時間未滿 20 年(受訪者 A、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J)。而受訪者 I 因出生於美國，移民時間以他的年齡 (36 歲) 計算 (見下表 3-5)。

表 3-5　受訪者移民時間長度

移民時間	人數	受訪者
10-20 年	3 人	受訪者 A (12 年)、受訪者 J (16 年)、受訪者 B (18 年)
20-30 年	3 人	受訪者 F (26 年)、受訪者 H (26 年)、受訪者 G (29 年)
30-40 年	2 人	受訪者 D (37 年)、受訪者 I (36 年)
50-60 年	1 人	受訪者 C (56 年)
60 年以上	1 人	受訪者 E (62 年)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三、出生地

雖然所有受訪者皆在蘇聯當政時期出生，但其中 3 位受訪者(受訪者 C、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G　及受訪者 I 的母親非出生於蘇聯土地之上。他們之中有些早在(外)祖父之輩就已走上遷徙之路：受訪者 G 的祖父在 19 世紀末因鐵路修築工作從莫斯科搬到哈爾濱；受訪者 I 的外曾祖母一家於 1910 年代從海參威附近搬至哈爾濱，受訪者 E 的父母則在俄國革命後隨著其父母逃離俄國到上海；受訪者 C 的母親和祖母在二戰後到達比利時。這些家族的遷移軌跡並非單一線性從第一點至第二點移動而已，他們曲折的家族移民史在下節有更多闡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移民動機與案例分析

受訪者在不同時期移民美國，因移民時代背景相差甚異，本節採結合第二章論及的數波移民潮，以 1950-1960 年代、1970 年代、198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的三個時間程序劃分，探討受訪者移民美國的動機與案例。

一、 1950-1960 年代

參與訪談的 10 位受訪者中有 2 人 (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E) 在 1950-1960 年代移民，受訪者 I 的母親也是此時期的移民 (見下表 3-6)。

表 3-6　1950-1960 年代移民美國之受訪者

受訪者	年齡	移民年份	出生地	移民美國前居住地
C	59	1961	比利時	布魯塞爾
E	74	1954	中國上海	巴西聖保羅
I 母親	61	1962	中國哈爾濱	澳洲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 1950-1960 年代，移民至美國的上述受訪者為第二章所述四波移民中的第一、二波移民：受訪者 E 的父母在小時候就已經歷俄國革命開啟人生第一次逃亡至中國，成為第一波移民。受訪者 I 母親則在外祖母一輩因沙皇時期開墾遠東計畫不利，搬至土壤較肥沃的中國務農。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I 母親同樣在中國的成長過程中因中共奪權，下令驅逐境內外國人，於 1950 年代被迫成為第二波移民，最終來到美國舊金山；受訪者 C 及其母親和外祖母也是第二波移民，受訪者 C 母親與外祖母在二戰後搬至比利時，受訪者 C 在比利時出生，3 年後全家決定搬至舊金山。受訪者 C、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I 母親三者間的共同點是他們皆未在蘇聯土地之上出生及成長，未受過蘇聯教育，和後來時期的移民(1970 年代、198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受訪者背景有顯著差異。

綜合訪談資料，受訪者在 1950- 1960 年代間移民美國舊金山的成因如下；

（一）流亡[85]身分

二戰過後在國外的俄裔人口既沒有蘇聯護照亦無法取得所在國的國籍或遭新政權上任後對外國人驅逐出境，他們必須遠走其他國度。許多移民選擇先到第三國如澳洲及巴西，等待赴美難民[86]身份的核可。

當時是無國籍人士[87]（stateless persons），二戰後祖母和母親成為流離失所之人[88]（displaced persons），沒有蘇聯的文件且比利時國籍也難以得到，他們沒有任何國籍的證明。 (受訪者 C)

他們住在哈爾濱直到 1950 年代，直到共產黨當政，驅逐了所有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們先從哈爾濱移至香港九個月，當時可以先到巴西，但後來選擇先去澳洲，在澳洲待了 3 年，而後達舊金山。 (受訪者 I)

當父母第一次流亡海外時擁有俄國護照，但當共產黨得權後，在中國時護照上被加註流亡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 DP)。中國共產黨當權後，父母開始第二次的逃亡。先到巴西住了五年，等待到美國。 (受訪者 E)

（二）家庭團聚

對於受訪者的父母及長輩決定搬到美國，並選擇來到北加州舊金山，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已經有家人在灣區或是在美國了。

---

[85] 個人或團體因天災或人為迫害離開其出生地或定居地。

[8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戰爭或天然災害等，被迫遷居他處的移民。

[87] 不受任何國家的法律認定為其國民，沒有任何國籍、在國際上無法享受任何國家的保護。

[88] 因自然或人為災害被迫逃離家園之人

1961 年我和母親及祖母從比利時移民到美國舊金山灣區，因為親戚祖母的姊姊們在此居住，幫忙他們搬到美國，從此一直住在舊金山。(受訪者 C)

因為曾祖父已經在美國，還有很多朋友、俄國人已經在這邊，所以他們從澳洲墨爾本坐船到達舊金山，船在中途有停靠在溫哥華。 (受訪者 I)

（三）子女教育

當受訪者移居到第三國的數年期間，第三國提供的生活環境未必無法令人接受，而是俄裔父母希望子女能在較大的俄裔社群環境中成長。美國加州的部分地區在 19 世紀曾經隸屬俄屬北美殖民地，成為吸引俄裔人口移入的中心點。

巴西的生活並不是太差，但父母想要讓我在更大的俄羅斯殖民地接受教育，巴西無法提供如此的環境。 (受訪者 E)

（四）經濟因素

二次大戰後，歐陸百廢待舉。如前面的因素所提到，受訪者母親又因無國籍的身分在比利時很難繼續生存下去，移民美國以期望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及帶給家人更好的生活與機會。

移民美國是經濟上的考量，為了尋找更多的機會。當時母親一個女人，只有她自己，覺得繼續住在比利時很困難。母親認為到灣區能夠給予家人更好的生活。 (受訪者 C)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二、 1970 年代

此年代是布里茲涅夫執政下的蘇聯停滯時期，開啟了第三波移民，主要移民對象是宗教群體及少數族群，受訪者是其中唯一一位在 1970 年代至美國的移民(見下表 3-7)。

表 3-7　1970 年代移民美國之受訪者

受訪者	年齡	移民年份	出生地	移民美國前居住地
D	76	1979	莫斯科	列寧格勒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受訪者 D 非此時期典型的宗教或少數民族移民，其移民動機如下：

（一）政治庇護

受訪者 D 在蘇聯完成新聞學碩士學位，後來擔任記者，與蘇聯政府相處得不融洽。他一直以來欣賞美國的各種制度，雖然知道沒有所謂完美的體制，但仍決定搬至美國。

> 我和蘇聯政府關係非常不好，因為我是反共黨政權人士，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我一直以來都喜歡美國，喜歡美國的生活方式、政治體制，來到美國之前也深知美國會有不完美之處。但任何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都不會沒有出錯的地方，有些我認為是對的，有些是不對的，總體而言我喜歡在美國的制度。 (受訪者 D)

（二）子女醫療

受訪者 D 的兒子在聽力方面有問題，他認為搬到美國能給予兒子醫療上更好的照顧。

另一個決定離開蘇聯的因素是家庭因素，我的兒子有聽力問題，是聾子，帶他到美國會比較好。 (受訪者 D)

三、 1980 年末至 21 世紀初

此時期跨越蘇聯解體前後，開啟第四波移民潮。共有 6 位受訪者在 1980 年末至 21 世紀初移民(見下表 3-8)。

表 3-8 1980- 21 世紀初移民美國之受訪者 (按移民年份排列)

受訪者	年齡	移民年份	出生地	移民美國前居住地
G	84	1988	中國哈爾濱	新西伯利亞
F	62	1991	蘇聯烏克蘭	蘇聯拉脫維亞
H	41	1991	蘇聯烏茲別克	蘇聯烏茲別克
B	27	1999	莫斯科	莫斯科
J	26	2001	伏爾加格勒	伏爾加格勒
A	71	2005	蘇聯烏克蘭	莫斯科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蘇聯解體前 1980 年末期的移民只有受訪者 G，1991 年蘇聯瓦解當年移民是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H 兩位，其餘受訪者在 21 世紀前後移民美國。他們的移民動機如下：

(一) 家庭團聚/依親移民

家庭團聚是此時期受訪者最主要的移民動機。根據 1965 年美國移民政策的

修改，將移民簽證的優先權轉向家庭團聚。[89]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的親屬能為受訪者家庭申請經由依親管道移民美國。出生在哈爾濱的受訪者 G，在中國共產黨當政後被迫搬離哈爾濱，他選擇回到蘇聯接受教育，並於新西伯利亞完成大學學位。哥哥則搬至美國，兄弟間超過 20 年未見，思念之情溢於言表，所以最後決定移民美國與哥哥團聚。

> 哥哥在 1965 年從香港搬到灣區，因為很久沒有見到哥哥，我很思念他。我們彼此之間一直有通信聯絡。當我和第一任太太離婚後，哥哥邀請我搬來灣區，1988 年我一個人搬到灣區，與哥哥一起同住。 (受訪者 G)

蘇聯瀕臨瓦解之際，蘇聯局勢不穩定，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H 的親戚也邀請他們搬到灣區。

> 當時蘇聯末期局勢混亂，蘇聯加盟共和國一一脫離蘇聯，拉脫維亞鄰近的白俄羅斯、立陶宛等國家，軍隊開始出現在街上。岳母的兄弟姊妹在美國這裡很久了，他們來電說不要再待下去，來舊金山吧。1991 年 9 月 5 日我們直接到舊金山和家人團聚。 (受訪者 F)

> 蘇聯瓦解時期，因為叔叔在舊金山，我們決定離開烏茲別克。叔叔在第二次大戰後的 40 年代就搬到美國了。 (受訪者 H)

進入 21 世紀，受訪者 J 一家 8 口也因家人團聚因素移民美國。

---

[89] 陳靜瑜，美國台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 (1980-2000 年)（台北市：海華文教基金會，2005)，頁 45。

父母因為和媽媽的阿姨團聚，一家人移民美國。 (受訪者 J)

（二）改善生活品質

蘇聯解體時，各加盟國境內政治經濟局勢一片混亂，為改善日益惡劣的生活品質，受訪者選擇移民，離開原居地。

蘇聯加盟共和國一一脫離了蘇聯，在拉脫維亞的生活越來越困難。到美國應該能改善現況。 (受訪者 F)

蘇聯瓦解時，為了更好的生活，和父母一起前來美國。 (受訪者 H)

（三）經濟因素

蘇聯瓦解後的 1990 年代，俄國國內經濟體制進行全面轉軌，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轉換到資本主義經濟。俄國人民日常生計大受影響，導致人民尋找機會出走。身為科學家的受訪者 B 父母決定在 1990 年末離開俄國，是典型的第四波移民潮的專業人士出走。受訪者 B 父親擁有博士學位的高學歷，最終在俄國時得到了美國的工作機會，得以帶整家人搬家至俄亥俄州。受訪者 B 母親其後亦在美國順利就業，全家並於數年後成功獲得永久居留權。

蘇聯剛解體後的科學研究領域不發達，身為科學家的父母薪資收入變得不穩定。1990 年代父母在財務上努力掙扎，雖然家裡不富裕，但我也沒有感覺到。父母總努力讓一切維持正常，餐桌上總有食物。我們雖然無法去度假，但父母仍會帶我們去博物館及看芭蕾舞演出。 (受訪者 B)

爸爸當時在世界各地找工作，得到了在新加坡、日本、義大利、德國、法國、美國費城等地的短期合約，但最終需要找到長期合約才能讓整家人能搬離俄國。後來因為父親是博士後得到了美國的 J-1[90]簽證，一家人得以一同搬到美國。之後父母都進入私人公司得到 H 類簽證[91]，五年後得到綠卡。 (受訪者 B)

（四）子女教育及向上發展的機會

21 世紀的開始，受訪者父母為了給予子女更好的教育機會及擁有提升自我向上發展的機會，決定移民美國。

父母尋求在美國更好的機會：美國能提供更好的教育、向上發展的機會，所以和整家人一起移民。 (受訪者 J)

（五）結婚

受訪者中唯一一位因結婚而移民美國的受訪者 A，提及自己與其他俄裔移民相異的移民成因。

我從來沒有想過移民，蘇聯解體後，當時工作的機構面臨了危機。那時我處於離婚狀態，在莫斯科遇到了之前的同事，他住在舊金山。我們交往一陣子後結婚，2005 年我搬到美國。我認為自己並非如同一般的移民身分。 (受訪者 A)

---

[90] 美國簽證種類繁雜，主要以英文大寫字母區分。J-1 簽證是訪問學者簽證，非移民種類簽證，故受訪者 B 父親至美國後必須轉換簽證類型，才能順利取得移民資格。

[91] H 類簽證允許美國公司暫時性雇用外國人，每年有一定限額。H 類簽證雖非移民簽證，但有機會轉換成移民簽證。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綜合整理所有受訪者不分移民潮移民美國之動機，如下表 3-9 所示。

表 3-9　受訪者移民年代與移民動機總整理

受訪者	移民年份	移民動機
A	2005	結婚
B	1999	經濟因素
C	1961	流亡、家庭團聚、經濟因素
D	1979	政治庇護、子女醫療
E	1954	流亡、子女教育
F	1991	家庭團聚、改善生活品質
G	1988	家庭團聚
H	1991	家庭團聚、改善生活品質
I 母親	1962	流亡、家庭團聚
J	2001	家庭團聚、子女教育、向上發展的機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總結所有受訪者移民美國成因，以家庭團聚及經濟考量為首要動機，符合前述 Peter Stalker 的人口遷移理論，視人類移民行為出於理性抉擇，審慎評估可行選擇，追求利益最大化。因為已有其他親戚在美國居住，透過依親方式移民美國成為受訪者最普遍的移民管道。

第四節　俄裔移民與俄國之連結

本節筆者欲探究在舊金山灣區定居的俄裔移民受訪者與俄國的連結度，他們自從移民美國後與俄國的連繫狀況如何，是否仍舊回訪俄國？他們在俄國是否還有親友？筆者整理受訪者與俄國的連繫狀況，如下表 3-10：

表 3-10　受訪者與俄國之連繫

受訪者	世代	回俄國頻率/次數	在俄國的親友
A	1	自 2005 年每年	兒子、堂兄弟，常常用視訊聯絡
B	1.5	1 次 (2004 年)	同父異母姐姐、阿姨、 媽媽的親戚、遠親
C	1.75	11、12 次	無親戚、許多好友
D	1	從未	無親戚
E	1.5	5 次	無親戚
F	1	從未	無親戚、一些朋友
G	1	自 1988 年每年	兒子
H	1.25	從未	多數親戚
I	2	數次	無親戚
J	1.5	從未	兩個阿姨、一些堂(表)兄弟姊妹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由上表 3-10 可知，受訪者返回俄國之情形不一，四位受訪者提及自己從俄國移民美國後從未再踏上俄國土地，亦有受訪者每年定期回俄國。他們與俄國的連結關係如下：

一、高度連結

第一代移民的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G，他們維持每年回俄國的習慣，如同前章文獻所示之第四波移民特點，他們與俄國的連繫度高，每年回俄國。兩位受訪者皆在年齡超過 55 歲後移民，兩者的兒子亦同在俄國，因此他們雖然已經離開母國，仍與母國保持高度連繫。受訪者 A 其實從未想過移民，因為第二任丈夫住在灣區，選擇婚後移居奧克蘭。父親身為軍官的她，從小整家人常常因為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父親工作的關係遷移各地，她對在各地間的遷徙處之泰然，並有她的獨特見解。如此思想，符合跨國主義的思維。[92]

我從來沒想過移民，第二次結婚後想換個環境居住，當時可選擇住莫斯科或灣區，原本打算一半時間住美國，一半時間在俄國，前夫大多時間住灣區，所以我搬過來。因為父親軍官身分我們從小常常四處遷徙，住過蘇聯各地，如庫頁島、海參崴等，所以我覺得人沒有一定只住一個地方。當我們坐飛機的時候，是看不到國界的，國界是人為的。 (受訪者 A)

二、中度連結

受訪者 C、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I 皆不是在俄國領土出生或成長，但因為自己的俄裔身分，縱使完全沒有親戚在俄國，反而持續與俄國保持聯繫。

我蠻常去俄國，第一次在 1988 年，1990 年代初我回去了幾次，1995 年後每年我都會去海參威，這之間有一陣子沒有回去。最後一次回去是 2015 年 11 月，我總共去了俄國大約 11、12 次。雖然在俄國已經沒有親戚，但仍有許多好朋友。 (受訪者 C)

1980 年代我以觀光客身分去了俄國 5 次。俄國革命期間及之後，因為父母雙方的親戚全部流亡海外，所以我在俄國已經沒有任何親人了。

(受訪者 E)

身為第二代移民的受訪者 I 在 19 歲第一次踏上母親的故土，一個人單獨展

[92] 徐榮崇計畫主持，美國台灣僑民生活適應及發展研究-以洛杉磯為例 (台北市：僑委會，2006)，頁 13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開在俄國一個月的旅行。大學時期他以交換學生身分至俄國留學一學期，之後進入俄國的外商公司工作 7 年。

我第一次到俄國時 19 歲，決定自己去俄國旅行。我存了一些錢，在俄國待了一個月，飛到海參威，再坐火車沿著西伯利亞鐵路到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大學時期雖然我在瑞典就讀，其中有一學期我在俄國當交換學生。之後在聖彼得堡工作 6 年、莫斯科 1 年。我在俄國已經沒有有聯繫的親戚了。 (受訪者 I)

受訪者中曾經回去過俄國但只有一次的是受訪者 B，父親因為考量俄國的兵役問題，所以自 2004 年全家第一次回俄國後，尚未有機會再度回訪。

2004 年我曾回去俄國，因為現在我仍然擁有俄國國籍[93]，父母考量俄國的兵役問題[94]，所以從 2004 年後我還未回去過。俄國方面也會極力徵招，但因為俄國辦事的方式不一樣，很可能會遇到一些狀況，他們有可能不會讓你離開俄國。我在伏爾加有阿姨，我們會用 skype 聯絡。另外，我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姊姊在俄國、媽媽的一些親戚在薩馬拉、遠親在莫斯科，還有媽媽的朋友在葉卡捷琳堡。 (受訪者 B)

三、低度連結

自移民美國後從未回到俄國的受訪者共四位，分別是 1970 年代第三波移民－受訪者 D 及第 1991 年第四波移民受訪者 F 和受訪者 H 及 2001 年移民的受訪

[93] 美國及俄國法律皆承認公民可以同時具有兩個國家國籍之身分，即雙重國籍。

[94] 俄國採徵兵制，凡全體國民男性年齡介於 18-27 歲，皆有服 12 個月兵役之義務。

者 J。其中，受訪者 D 在俄國已經完全無親戚，且他認為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他過去認識的俄國，所以他從未想過回去。

> 我從未回到俄國，在我搬離蘇聯時父母已經去世，加上家族許多世代以來都只有一個兒子，所以我在俄國已經沒有任何親戚。我並不會想念俄國，因為我認為現在的俄國對我而言是一個外國，完全不同於我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受訪者 D)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節　小結

舊金山灣區俄裔受訪者們移民背景歷程多元，他們抵達美國的時間雖然不一，但幾乎符合文獻資料的記載軌跡。經過分析移民受訪者的背景資料與移民經歷與動機，我們得知 1950-1960 年代來到美國的受訪者皆出生在外國，他們及家人的命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向各處四散，但多方考量下，家人間的團聚、子女教育及經濟問題卻又再次把這批俄裔人口群聚到舊金山。1970 年代移民的受訪者則因為與當權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合及兒子的醫療健康考量遠赴美國，非此時期的典型移民。198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的俄裔移民者多是依親移民，因蘇聯解體前後帶來的政治經濟局勢動盪，為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及保障、子女的教育與發展機會，他們舉家搬離原居地。總結上述移民動機，家庭團聚是移民美國最重要的因素。

蘇聯瓦解至今已經超過 25 年，大部分受訪者移民美國時間亦超過 20 年。他們與母國的連結程度差異極大，許多受訪者雖然未出生及成長在俄國，卻常常回俄國。其中，第二代移民受者更於大學期間以交換學生身分，開始體驗俄國生活，其後更在俄國工作數年，與俄國連結度相當高。其他受訪者亦有從未回訪俄國之情形，感受到現代俄國並非他所認識之地，所以從未萌生回國探視計畫。雖然有些移民每年回俄國，有些則不，但俄裔移民們在舊金山的文化傳承狀況如何？他們是否努力保存母國文化，在移入國致力推動各項活動，將俄國文化繼續在美國延續，並且發揚光大？下章筆者將探討這群受訪者在舊金山灣區的文化傳承現況。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章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文化傳承之分析與討論

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後天學習汲取文化，經由一代傳給下一代不斷延續形成文化傳承。文化傳承強調種族群體的特性及行為模式等因素對移民的影響，這些特質是種族群體與生俱來的，不同種族群體自身所體現的一系列身分特徵，包括文化價值觀、價值能力、社會網絡等都是在母國形成，被移民幾乎原封不動移植到移居地，並一代代得以傳承下去。[95]本章由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的文化傳承訪談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以精神與物質文化中的語言、宗教及飲食、節慶探討，共分五節：第一節論及語言使用，第二節為宗教信仰，第三節針對飲食習慣，第四節是節慶活動方面的分析討論及最後一節的小結。

第一節　語言使用

賽繆·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6 年在其鉅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核心要素是語言與宗教。」[96]我們可以在曹瑞泰則在所著的「全球化下文化的傳承與擴散-東亞國家語言輸出政策研析」理解文化與語言的關係：語言包含在文化內，並非相對的並列關係，而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語言是文化範疇中的一種特殊文化，由於語言具備交流與傳遞訊息的功能，所以也可說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更是文化的一部

---

[95] 孫立新，「文化傳承、社會結構：美國移民學習成績差異化的二元分析-以亞裔、西班牙裔為例」，頁 95-96。

[9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1996), p.59.

分。就總體文化而言，文化是人類的創作活動與知識的累積，而人類創造語言是為了滿足自身表達和相互交流的需要，故語言發揮的功能得以凝聚並顯現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感受。語言既是文化總體的一部分，也是反映文化其他部分的工具，語言與文化的其他部分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緊密關係。[97]由此可見，語言並非存在於文化之外，而是從社會傳承的實踐與信念組合來決定我們生活的本質，[98]溝通過程被視為反映社交角色及個人的身分，持續使用族群語言溝通已經被公認為族裔身分維持的證據。[99]由此可見語言對文化延續的重要性及功能，以下是美國及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的語言傳承之分析與討論。

（一）美國境內俄語使用現況及預期

美國社區調查於 2011 年研究在美國使用英語以外語言的人口，他們融入公民生活及與占大多數的英語人口之互動程度：[100] 2011 年美國五歲以上人口總計超過 2 億 9000 萬，在家說英語以外語言有超過 6000 萬人，占五歲以上總人口的 20.78 %。換言之，美國五歲以上人口超過 1/5 能說英語以外的另一種語言。其中，俄語人口約 90.6 萬，占所有說英語之外一種外語人口的 1.5%。使用俄語的人口中，英語口語能力非常流利者超過一半，口語能力不佳及無法使用英語者超過 1/5。以在家語言使用的長期變化而言，1980- 2010 年五歲以上人口增加 37.6%，在家只說英語的人口只增長 22.7%，而在家說英語之外的一種語言者卻

---

[97] 曹瑞泰，「全球化下文化的傳承與擴散-東亞國家語言輸出政策研析」，頁 265。

[98] Edward Sapir,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1), p. 207.

[99] Elena Antonova-Ünlü, Çiğdem Sağin-Şimşek, Ender Ateşman, Anna Lozovska, “Russian Immigrant Diaspora in Turkey: Language Use, Preference and Attitudes,”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3 (2015), p. 404.

[100] “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acs-22.pdf，檢閱日期：2017/4//13

大幅增加 1.58 倍 (見下表 4-1)。其中，此時期在美國的俄語人口數量暴增，增長率高達近四倍，尤其 1990 至 2000 年的十年間俄語人口增加了 46.44 萬，增加的人口數量約是 1990 年美國俄語人口的兩倍，換言之，2000 年在美國的俄語人士約是 1990 年的三倍之多，這批大量俄語人口的到來與蘇聯瓦解前後的第四波移民潮遷移至美國有正相關。

表 4-1　1980、1990、2000 及 2010 年美國五歲以上

在家語言使用之人口及百分比變化

	1980	1990	2000	2010	1980-2010 年之百分比變化
五歲以上人口	210,247,455	230,445,777	262,375,152	289,215,746	37.6
在家只說英語	187,187,415	198,600,798	215,423,557	229,673,150	22.7
在家說英語以外的一種語言	23,060,040	31,844,979	46,951,595	59,542,596	158.2
俄語	173,226	241,798	706,242	854,955	393.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 “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acs-22.pdf 檢閱日期：2017/6/1

由上表可知 1980 年至 2010 年的三十年間，美國的俄語使用人口呈現連續上升狀態，以現有資料預期 (projection) 2020 年人口數量顯示，預期美國五歲以上總人口將在 2020 年超過 3 億 1100 萬（見下表 4-2)。其中，在家只說英語人口比率為 79.5%，在家說英語以外的一種語言人口約有 6400 萬，占五歲以上人口總數之 20.5%，顯示美國五歲以上人口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在家使用英語以

外的語言。而俄語人口預期在 2020 年將達一百萬人，占非英語使用者之 1.6%，俄語人口在美國至 2020 年將持續自 1980 年代不斷成長之趨勢。

表 4-2　2020 年美國在家使用英語及俄語之預估人口

	人數（千人）	五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說英語外的語言使用者百分比
五歲以上人口	311,886	100.0	-
在家只說英語	247,903	79.5	-
在家說英語以外的一種語言	63,959	20.5	100.0
俄語	1,000	0.3	1.6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Language Projection: 2010 to 2020,”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hhes/socdemo/language/data/acs/Ortman_Shin_ASA2011_paper.pdf，檢閱日期：2017/6/2

以人口年齡層預估而言，2020 年在家使用俄語的年齡分層以壯年人口 25-44 歲最多，約占俄語人口總數 1/ 3，45-64 歲人口次之，超過總人口的 1/ 4（見下表 4-3)。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五歲以上孩童及青少年 (5-17 歲及 18-24 歲）使用俄語預估人口呈現減少趨勢，由 2015 年的 22.1%下降到 19.8%，使用俄語的老年人口(65 歲以上) 則呈現增加狀態(17.2%上升至 19.9%)。[101]

[101]“ Language Projection:2010 to 2020,” 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hhes/socdemo/language/data/acs/Ortman_Shin_ASA2011_paper.pdf，檢閱日期：2017/6/2

表 4-3　2020 年美國在家使用俄語預估人口年齡分層

	人數（千人）	百分比
俄語人口	1,048	100.0
5-17 歲	131	12.5
18-24 歲	77	7.3
25-44 歲	341	32.5
45-64 歲	290	27.7
65 歲以上	209	19.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Language Projection: 2010 to 2020,”U.S.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hhes/socdemo/language/data/acs/Ortman_Shin_ASA2011_paper.pdf，檢閱日期：2017/6/2

說明；上表依原文 2020 年俄語預估人口年齡分層百分比加總非 100%，為 99.9%。

(二)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俄語使用狀況

筆者針對十位受訪者在家中、工作及和朋友之間的語言使用、使用俄文媒介[102]的情況與俄語學校教育等三方面做分析與討論。

1. 在家中、工作及朋友間之語言使用

受訪者日常生活中語言使用情形如下表 4-4 所呈現：

[102] 筆者提問中的俄文媒介主要以閱讀書刊為主，因為閱讀能力的培養是學習語言發展的基石。

表 4-4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在家中、工作及生活之語言使用表

受訪者	移民世代	家中		工作		朋友		俄語使用頻率
		俄語	英語	俄語	英語	俄語	英語	
A	1	∨		∨	Δ	∨	∨	每天
B	1.5	∨		Δ	∨		∨	數次/週
C	1.75	∨		∨	Δ	∨		每天
D	1		∨	∨	Δ		∨	2 天/週
E	1.5	∨		∨	∨	∨	∨	每天
F	1	∨			∨	∨	∨	每天
G	1	∨		∨	Δ	∨	∨	每天
H	1.25	∨		∨	Δ	∨		每天
I	2	∨	∨		∨	Δ	∨	2 天/週
J	1.5	∨	∨		∨		∨	每天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說明：Δ 為次要使用

(1) 家中語言使用

由上表可知，在家中語言使用除受訪者 D 外，所有受訪者在家皆與家人使用俄語交談。其中，受訪者 I 與受訪者 J 在家中分別使用三種語言(俄、英、瑞典語)及雙語與家人溝通。受訪者 B 提及從小家中使用俄語的成長經歷很好，正因如此他至今還能說俄語、不想忘記俄語。他提到有許多相同背景的俄裔移民，他們的小孩無法說俄語或不想說俄語，發現其中有些人覺得在家說俄語很丟臉，但他並不如此認為。

我在家都使用俄語，我覺得這樣很好，也是因為如此到現在我還能說俄語。我發現有很多俄裔移民的小孩在年紀小的時候移民美國，卻忘記俄語了或是不想說俄語。但我自己不想忘記俄語，想說俄語，我並不覺得說俄

語會丟臉。我發現有些俄裔移民的小孩會覺得跟家人說俄語很丟臉，所以只說英語。 (受訪者 B)

(2) 工作語言使用

在工作的語言使用上，所有受訪者或多或少都需要使用英語。然而，俄語在工作上的使用度亦相當高，只有三位受訪者(受訪者 F、受訪者 I 和受訪者 J)完全不需使用到俄語，在工作上只使用單一語言英語。特別的是，身為 1.75 代移民的受訪者 C，三歲移民美國的他操流利的美式英文，但工作上反而主要使用俄語，唯有偶爾與不會俄語的同事說英語。這與他的工作性質相關，因為其過去擔任口譯長達 22 年，現在則為俄羅斯中心檔案學家，其工作性質對於俄語及俄文水平要求相當高，縱使他一生從未住過俄國，在移居國仍舊學習及精通俄語，是語言傳承的楷模。

(3) 朋友間語言使用

與朋友溝通的語言方面，因為受訪者 C 和受訪者 H 的朋友大多是俄語人士，彼此間使用俄語交談。生活周遭較少說俄語的朋友，如受訪者 B、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J，英語成為和朋友間的溝通語言。其他受訪者則使用雙語和友人交往。除了三位受訪者(受訪者 B、受訪者 D 及受訪者 I)外，所有受訪者每天皆會使用俄語。

2. 俄文媒介使用現況

以下筆者條列俄裔移民受訪者目前使用俄文媒介的狀況：

表 4-5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俄文媒介使用表

受訪者	俄文媒介使用現況（閱讀方面）
A	-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翻譯英文書成俄文
B	-看網路俄文文章 -自小閱讀俄文詩、古典作品
C	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D	不常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E	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F	有時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G	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H	以前較常閱讀俄文著作，現在則無
I	-閱讀俄文書 -在網路上看許多俄文媒體新聞及 雜誌
J	不再常閱讀俄文書籍雜誌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根據表 4-5，幾乎所有受訪者仍有保持閱讀俄文書籍的習慣，除了受訪者 D 不常閱讀、受訪者 F 有時閱讀、過去常閱讀但現在不再常閱讀的受訪者 H 和受訪者 J。其中，持續保持閱讀俄文書籍的受訪者 A 更將英文書翻譯成俄文，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I 會利用網路看俄文文章及媒體新聞及雜誌。受訪者 B 提及小時候開始培養閱讀俄文作品，並歸因於父母至今持續的督促，讓他維持良好的俄文閱讀習慣，所以他的俄文程度才能達到如今之水平。

小時後我會閱讀一些俄文詩、古典作品，縱使現在父母也會要求我持續閱讀俄文作品，我也享受其中的一些著作。我認為父母如果沒有督促我的話，現在我的俄文不會有如此程度。　(受訪者 B)

受訪者 B 並侃侃而談最近讀過的俄文書及過去讀到的古典作品，身為樂團貝斯手的他更試圖將書中內容轉為寫作歌曲的靈感來源。

上一次買的俄文書是一本關於 20 世紀初的詩，名稱為 Silver Age。現在我在找寫英文歌的靈感，讀到的這些詩寫得非常優美但它們存在於另一個世界，能讓人高度地重新認識與大自然有關的一些事物，但很難和現今的生活作連結。我認為自己可能有不同的靈魂，所以比較難理解這些內容。

(受訪者 B)

3. 俄語學校教育

筆者於 2017/2/15 早上 10-11 點參觀位於小俄羅斯內的學校–舊金山太平洋學院 (San Francisco Pacific Academy)，學校舊名是俄裔美國人國際學校(Russian-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學校於 2002 年成立，位於一棟四層樓建物中，學生年齡介於 5-14 歲，也就是美國學制的 K-8，亦即從幼稚園到八年級教育。學校的俄語教育安排幼稚園接受半天全俄語授課，中高年級則是一天一小時的俄語課，中年級課程包含科學、藝術、人文培養，課後亦有教授舞蹈課。學生大部分是俄裔美國人，或是剛從俄國搬到灣區的俄人子女。

下表 4- 5 筆者整理俄裔移民受訪者過去的俄語教育經驗及對下一代的俄語教育期許。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表 4- 6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之俄語學校教育經歷與

對下一代就讀俄語學校之教育觀

受訪者	移民世代	就讀俄語學校之經歷	下一代(將)上俄語學校之意願
A	1	蘇聯大學學歷	是，兒子過去在俄國受教育，現在住俄國
B	1.5	中學時期一星期兩次 俄文私人教師授課	否
C	1.75	從未	無子女
D	1	蘇聯碩士學歷	否
E	1.5	中學時期一星期兩次俄文課	無子女
F	1	蘇聯大學學歷	否
G	1	蘇聯大學學歷	是，兒子過去在俄國受教育，現在住俄國
H	1.25	15 歲前在俄國受教育	未知
I	2	教會的俄語學校一星期三次	是
J	1.5	10 歲前在俄國受教育，至 美國無就讀俄語學校	是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依據上表 4- 6 得知，第一代移民受訪者 A、受訪者 D、受訪者 F 和受訪者 G 在蘇聯完成學士或碩士學位，俄語是他們的第一母語，他們對下一代是否就讀俄語學校呈現兩種型態：

(1) 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G 因移民時年齡皆超過 55 歲，子女皆已在俄國完成業，並繼續住在俄國。受訪者與子女間分隔兩地，每年來往俄國探視其子女。

(2) 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F 移民時為壯年期 (39 歲及 36 歲)，兒女接送至美國公立學校，沒有繼續接觸俄語學校教育。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受訪者 H 和受訪者 J 分別在 15 歲和 10 歲時移民美國，兩人皆在俄國完成數年全俄文教育：受訪者 H 在俄國取得國中學歷，俄語程度佳，反而在英語口說參雜濃厚俄語腔調，其工作場合大部分用俄語溝通，朋友也主要都是俄裔美國人，如同 Rubén G. Rumbaut 所假設，身為 1.25 代受訪者 H 的移民經驗和生活適應結果較接近第一代移民成年人口，[103]此假設獲得證實。受訪者 H 對於自己是否會有下一代子女持未知態度。反觀在俄國還未完成初等俄文教育的受訪者 J，到美國後雖然沒有繼續接觸俄語教育，但對於下一代規劃是希望子女能上俄語學校學習俄語。

移民美國後保持一週數次俄語課程者有三位受訪者：受訪者 B、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I，他們在中學時期分別由俄文家教老師、普通俄語學校或教會俄語學校授課，學習俄文寫作或公立學校沒有教的專業科目，如俄語文法、歷史、地理…等。其中，受訪者們闡述自己的俄語學習主要來自家中與學校的學習。

> 中學時期有一、兩年去私人老師家學俄文，一星期 1-2 次，培養俄文寫作能力。雖然沒有繼續學習也忘了一些，但現在我仍然能使用俄文寫 email 給阿姨，記得如何標重音、標點符號等。 (受訪者 B)

> 我的俄語是在家中學習的，搬到舊金山時我已經能說俄語及閱讀俄文。中學時期的六年裡，每星期兩次會在公立學校下課後上兩小時的俄文課，包含文法、歷史、宗教、地理等課程。俄語學校沒有教化學或生物等科目，因為這些科目公立學校會教。 (受訪者 E)

---

[103] Rubén G. Rumbaut, “Ages, Life Stages, and Generational Cohorts: Decomposing the Immigrant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167.

我在 Holy Virgin 教會下的俄語學校（St. Cyril Methodius Russian School）一星期上三次課，星期二、三下午 4-6 點、星期六早上 9 點到下午 1 點。我學習俄語是在家中及在學校，文法、歷史、文學及宗教等科目學校都有教。 (受訪者 I)

最後一位受訪者 C 從未上過俄語學校，他未婚、無子女，其工作無論是過去從事口譯或目前的檔案學家，都需要深厚俄文實力。他提及自己的俄語能力是在家中培養，從小與外祖母學習。

我只上過美語學校，我的俄語是和外祖母學習的。外祖母會買有一些俄文書和其他材料，而我通常會和祖母一起上書店。 (受訪者 C)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宗教信仰

文化中另一個重要精神層面是宗教，過去的歷史和現實皆顯示東正教在俄國不只是一種宗教，而是俄羅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104]自西元 988 年東正教從拜占庭帝國傳入俄羅斯，「羅斯受洗」成為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重要時刻，此後俄羅斯文化告別先前的多神教文化，獲得新思想、內容和形式，開始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105]東正教與教會從此成為影響俄國人民及俄羅斯文化的最大一股力量。

俄國著名宗教哲學家別爾加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曾言：「東正教信仰就是俄羅斯信仰，不是俄羅斯的信仰-也就不是東正教的信仰。[106]」他亦稱：「在俄國東正教首先不是學說，不是外在組織，不是外在行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體驗和道路。[107]」東正教對俄羅斯的精神統治是漫長且全面性滲透到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家庭、個人生活各方面、各角落，像空氣一樣瀰漫在俄羅斯上空。世世代代生活在俄羅斯的人，不論其主觀上是否意識到，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由教會和宗教文化直接對人們施加，另一方面又由教會和宗教文化先加於世俗文化，再通過世俗文化加於人們的精神。[108]東正教作為俄國主體民族的信仰，實際上是超出宗教領域的社會倫理行為，並且滲透進斯拉夫−俄羅斯民族日常生活的各方

---

[104] 林精華，「無處不在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試析」，俄羅斯研究，第 5 期 (2010)，頁 108。

[105]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3。

[106] 轉引自林精華，「無處不在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試析」，頁 110。

[107] 同前註，頁 110。

[108] 張達明，俄羅斯東正教與文化（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頁 69。

面：一個人的出生、結婚、離婚、生病和去世、勞作、交際等實踐領域，不是由個人決定的，而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人的一生所經歷的，無不顯示出東正教的深刻影響。[109]

(一)美國俄裔移民與東正教

俄屬北美時期俄人在北美屬地開闢眾多定居據點，其目的不僅為保護皮毛交易商，許多據點亦有傳教士的到來，他們希望將當地原住民的信仰轉為信奉俄羅斯東正教。[110]俄國在 1867 年退出北美勢力範圍後，原於阿拉斯加的東正教總教區隨後遷往美國西岸的舊金山市，於廿世紀初最終搬至紐約市。俄羅斯移民文化中帶有明顯的宗教性，許多知識分子強調宗教在人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並轉向宗教。他們轉向宗教一方面是為了尋找心靈慰藉和內心力量的需要，為克服在海外生活的苦難及填補心靈上失去昔日理想造成的空虛，另一方面是害怕失去對俄羅斯的忠誠，害怕自己「去民族化」，希望在貧困的生存狀況和思鄉的孤單中尋找一種精神基礎和支柱，以便在這個基礎上創建自己的新生活，在異國他鄉傳承俄羅斯文化。[111]俄羅斯東正教會於是成為美國俄羅斯社群在生活、組織、語言及文化保存各方面的重要中心點，教會學校教授俄文和歷史課程、出版報紙、保留劇團，這些活動與宗教儀式在教導美國生長的下一代關於他們自身的民族文化遺產上，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112]

然而，與俄國大革命相關的政治衝突後果導致在美國共有三個不同派別的俄羅斯東正教會追隨者奉行他們的信仰：其中兩派保留具體的俄羅斯特質，在禮拜、出版及其他活動時強調俄羅斯的語言與文化，但和莫斯科母會的關係形

---

109 林精華，「無處不再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試析」，頁 118。

110 Steven J. Gold, “Russia,” p. 581.

111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頁 206-207。

112 Steven J. Gold, “Russia,” p. 584.

成了對比，有 1/3 的美國東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in America）維持多國正統基督教做法，因此不強調俄羅斯文化。此兩派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教會，在美國及加拿大的俄羅斯東正教會教區仍保留在莫斯科的管轄之下，他們的對手是俄羅斯海外教會（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utside Russia, ROCOR），由境外宗教會議（Synod Abroad）治理。[113]

(二)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宗教參與情形

筆者對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教會活動參與和虔誠度衡量進行訪談，結果如下表 4-7 所示：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13] Ibid., p. 584.

表 4-7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之宗教參與

受訪者	宗教信仰	上教堂頻率	其他教會活動參與	自我評價虔誠度
A	東正教受洗	數次/年	星期六、日一些特別聚會，有時參加音樂會	否
B	東正教受洗	X	X	否
C	天主教受洗，東正教禮拜	每週	彌撒(mass)後午餐聚會、四旬期(Lent)前的義賣	是
D	路德教	兩次/年	聖誕節和復活節聚會	是
E	東正教	每週	經常參與為學校和教會募款的活動	是
F	無	X	X	X
G	東正教	每週	每周六為教會工作	是
H	無	X	X	X
I	東正教	每週	每週參加教會合唱團	是
J	東正教	數月/次	X	是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說明：四旬期亦稱大齋期，自大齋首日至復活節前日，共四十天。

因十位受訪者移民時期不同，筆者以移民潮作為區分探討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情形。

1. 第二波移民潮 (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I [114]

他們每週末固定參加教會禮拜並對教會舉辦的其他事務投入高參與度，常常參加教會的聚會及活動，如午餐聚會、募款活動及合唱團演練等。三者的共同點顯示第二波移民潮的俄裔移民傾向是虔誠的東正教徒，受訪者 I 身為移

[114] 受訪者 I 論及他的宗教信仰深受母親影響，因其為移民第二代，沒有真正參與移民過程，筆者將他列為母親第二波移民潮之類別。

民第二代仍舊積極參與教會事務，承續母親的東正教信仰。受訪者 E 甚至每星期日早上接連參加兩個不同教會的禮拜，對於身為獨子、未婚且父母已歿的他，每週在教會能見到熟識多年的俄裔友人，必定備感溫馨且心靈得到撫慰。

> 大部分週末時我一個人去教堂，除了每年冬天在太浩湖 (Lake Tahoe) 教滑雪的 2-3 個月外。每星期日我都會去聖母主教座堂 (Holy Virgin Cathedral)，早上的禮拜做完後再去 California 街與 19 街上的喀山教堂，禮拜過後便和朋友一起吃中餐。 (受訪者 E)

但身為虔誠東正教徒的他提及，對自身信仰最大的影響並非來自父母雙親，而是從小參與的童子軍。而身為瑞典-俄羅斯混血移民第二代的受訪者 I 則表示自己受到的宗教信仰影響來自母親。

> 我的父母其實並不是非常虔誠，但當全家到達美國時母親把我送到俄國童子軍，我們幾乎每個星期日都會去教堂，這對我的宗教信仰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受訪者 E)

> 我的東正教信仰受到母親的影響。 (受訪者 I)

2. 第三波移民潮 (1970 年代)：受訪者 D

受訪者 D 的父母為波羅地海德意志人，在父母的影響下信奉路德教 (Lutheranism)，路德教是新教教派之一，信仰較自由，主張人靠信德就可成義得救，教會不重視繁文縟節。以此可看出其對信仰的看法，他一年只去教會兩次，參加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聖誕節及復活節日，視自己為虔誠教徒。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筆者認為自由開放的信仰深刻植入他的心靈並體現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擁有自由的選擇權利成為其生命之目標。受訪者 D 屆齡 40 歲時因不滿共黨意識形態申請庇護成為美國難民，拋開蘇俄記者的身分到美國時完全不會英語，必須從勞力工作開始新的人生，但他很滿意自己的抉擇。

3. 第四波移民潮 (蘇聯解體前後)：

受訪者 A、受訪者 B、受訪者 F、受訪者 G、受訪者 H、受訪者 J

第四波移民潮的俄裔受訪者們除了受訪者 G 出生地在中國哈爾濱外，其餘受訪者皆在蘇聯國土內出生，但歷經蘇聯統治時期的時間不一，影響他們對宗教信仰的態度亦不相同，主要分成三類：無神論、不可知論[115]及信仰東正教 (見下表 4-8)。

表 4-8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在蘇聯解體時和移民美國時之年齡與宗教觀

受訪者	蘇聯瓦解時年齡	移民美國時年齡	宗教觀
A	46 歲	59 歲	不可知論
B	2 歲	9 歲	不可知論
F	36 歲	36 歲	無神論
G	59 歲	55 歲	東正教
H	15 歲	15 歲	無神論
J	1 歲	10	東正教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內容整理

[115] 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是哲學上的一種觀點，對宗教保持懷疑態度，認為人不能知道或確認是否有神之存在。

(1) 無神論

蘇聯時期，成為俄國民族性組成部分和文化傳統存在方式的東正教，因為蘇俄推行政教分離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神論意識形態而遭到大破壞。[116]由上表可見，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H 同為無神論者，受訪者 F 因家庭成長環境受顯著地影響，而出生在烏茲別克、在蘇聯成長至 15 歲移民的受訪者 H 則非。

我沒有宗教信仰，因為出生時的蘇聯禁止宗教信仰，我的太太也沒有信仰任何宗教。我的爸爸在二次大戰任職俄羅斯軍隊的軍官，他是共產黨人士。 (受訪者 F)

我是無神論者，母親信仰東正教，父親是路德教派，但是他有時有信仰有時則無。 (受訪者 H)

(2) 不可知論

同樣出生受洗為東正教徒，蘇聯時期身為科學家的受訪者 A 及出生在科學家家庭的受訪者 B，他們對宗教抱持不可知的觀念。雖然對宗教產生了不確定，但受訪者 A 仍會和老朋友偶爾一起上教堂，並參加教會舉辦的一些特別聚會。反觀受訪者 B 現在沒有上教堂及參加任何教會活動，他論及自己年少時對宗教的態度趨向哲學方面的信仰過程及其家人對宗教的看法。

我生長在東正教家庭，到了青少年時期試圖脫離宗教。我比較相信哲學上的信仰而非宗教上的。雖然沒有信仰東正教的心，但小時候我在俄國受洗

[116] 林精華，「無處不再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試析」，俄羅斯研究，頁 110。

過，我還有受洗時的記憶和在山丘上教堂依稀的記憶，教堂在家的附近，以前家人都會去。 (受訪者 B)

我的姊姊是無神論者，父母雖然話不多，但似乎並不是很虔誠，只是已經去教堂一陣子了。他們比較像未知論者(agnostic)，不喜歡對宗教論及負面評論，我覺得父母對宗教是在精神上的。母親有時會說「我們對出生時沒有記憶，我們也不知道何時會死。」母親認為有上帝的概念在其中；父親則說宗教儀式重要，但信仰和靈性方面更重要。在這方面我和父母親很相似，雖然沒有實際上參與宗教活動，但我們都試圖不作壞人。 (受訪者 B)

(3) 東正教信仰

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J 是第四波移民受訪者中仍維持堅定東正教信仰者，筆者認為主因是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受到蘇聯意識形態太大的影響，所以對宗教仍保持俄羅斯式的虔誠。其中，受訪者 G 在中學以前於哈爾濱就讀，直到大學時期才搬到蘇聯；受訪者 J 則因出生時期較晚(1990 年)，成長過程已進入後蘇聯時期。受訪者 G 每週皆投入教會工作，他述說對自身信仰的影響來源，成為文化傳承的最佳例子。

我的信仰主要是受父母的影響及世世代代皆信奉東正教。 (受訪者 G)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飲食習慣

廿世紀末文化的觀念已擴大包含藝術、法律、經濟、政治、社會組織等，也超越任何意識形態的運動，近數十年的趨勢是「回到感官」(back to the senses)，其中尤以飲食文化最受矚目。[117]食物是人們物質生活的重要內容，也是人類精神文明賴以產生的前提和基礎。[118]藉由美食能凸顯地區文化及其個性，我們會說：「吃什麼就像什麼」(you are what you eat)，食物與品味、文化、社會的形成有很大的關聯。[119]人類學家視飲食文化與食物本身如何反映文化、社會及經濟變遷。[120]飲食並非僅是人們吞進肚中果腹的食物而已，它更能帶來無窮盡的味覺及嗅覺感受，讓人們得以勾起過去特定時空下的記憶。食物最常被人們認為具有保存族群認同的功用，因為在私領域裡進食與對族群食物之慶典才能保留人們對於家鄉與親戚的記憶[121]，飲食文化承載了族群的記憶，成為族群的文化認同。對於身處異地的移民而言，家鄉飲食必能帶來身、心、靈的一股股暖流，撫慰他們思鄉之情。本節筆者試圖了解俄裔移民受訪者在灣區之日常生活是否仍保留俄羅斯飲食文化，延續給下一代，抑或他們已經因為遠離家園，漸漸地改變其飲食習性。

---

[117] 汪大成，「全球文化的契機與開創-以台灣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交流與對話為例」， 收於傅琪貽主編，全球化下的文化傳承(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 135。

[118] 向春階，食文化（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頁 1。

[119]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 (台北市：二魚文化，2004)，頁 24。

[120] 汪大成，「全球文化的契機與開創-以台灣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交流與對話為例」， 頁 135。

[121] 張亭婷、張翰璧，「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客家文化傳承：越南與印尼籍女性的飲食烹飪策略」，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5 卷第 1 期 (2008)，頁 98。

以下筆者整理出俄裔移民受訪者的飲食習慣 (見下表 4-9)，表中包含受訪者平時的飲食、料理狀態及與俄式飲食的連結度。

表 4-9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飲食偏好表

受訪者	世代	主食類型	俄式菜餚料理	療癒食物	上俄式		
					超市	烘培坊	餐廳
A	1	俄式	羅宋湯 (borsch)、俄羅斯餃子、餡餅 (pirozhki)、烏克蘭餃子 (vareniki)、高麗菜湯、粥、醃菜	巧克力、茶、煎肉排 (kotleti)、煎餡餅 (chebureki)	是	否	1 次/年
B	1.5	美式、亞洲菜	X	亞洲料理	否	是	2-3 次/年
C	1.75	俄式、美式	俄羅斯餃子	漢堡	是	是	否
D	1	美式	X	白蘭地	否	是	否
E	1.5	俄式	俄羅斯餃子	湯品	是	是	否
F	1	混合各式口味	餡餅、蒸/煎馬鈴薯、烤肉、煎雞排 (bitochki)	果汁、葡萄酒	是	是	偶爾
G	1	俄式、美式	羅宋湯、高麗菜湯	湯品	是	否	1 次/年
H	1.25	俄式	X	漢堡	否	是	否
I	2	美式、墨西哥菜	X	馬鈴薯、魚、肉	否	是	否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	1.5	美式	抓飯(plov)、炸肉排、俄國餃子	母親做的佳餚：羅宋湯、湯品、抓飯(plov)、俄式沙拉、馬鈴薯泥	否	是	極少

說明：療癒食物 (comfort food)為情緒處於壓力下所尋求能帶來正面感受的食物，筆者欲了解在情緒低落時俄裔移民受訪者是否以俄羅斯料理為慰藉，帶給他們力量、排除負面心理。

(一)主食選擇及俄菜料理

受訪者的主食類型大多包含俄式飲食，除了受訪者 B、受訪者 D、受訪者 I 及受訪者 J 以美式或美式及亞洲、墨西哥料理為主，他們平時也沒有料理俄國菜的習慣。受訪者 B、受訪者 I 和受訪者 J 提到平常飲食以能容易取得的食物型態為主，受訪者 I 常常在聚會時能吃到俄國食物。受訪者 D 則表示自己不注重吃，妻子為美國人，所以家中飲食以美式料理為主。這回應了廖炳惠在《吃的後現代》一書中描述弱裔 (移民) 族群在後現代飲食文化中，面對主流社會的飲食文化面臨許多困境，這是主流文化和弱裔文化交鋒的重要接觸點。[122]

我的飲食通常是看當下有什麼選擇而定，我喜歡比較健康的食物，如全食超市 (Whole Foods[123]) 的熟食。飲食偏向美式，但我更喜歡不同族裔、文化的料理，大部分是亞洲菜，有時會吃墨西哥菜或印度菜。 (受訪者 B)

除上述受訪者外，受訪者 H 也沒有料理俄國菜的習慣，但他平時飲食仍能以俄式食物為主。因為受訪者 H 仍與父母同住，父母是家中食材購買及飲食料

[122]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頁 88。

[123] Whole Foods 成立於 1980 年，是美國超級市場連鎖店，標榜銷售有機食品。

理的主要角色，他們常會去俄式超市買菜及烹飪俄國菜色，所以縱使受訪者 H 既不料理俄國食物，亦不上俄式超市，他的飲食習慣卻仍保留與俄國時期的口味相仿。

(二)療癒食物

對於療癒食物的選擇，受訪者呈現多元現象，並不單一傾向俄式食物作為心靈的補給，有些受訪者以高熱量的美式漢堡為主(受訪者 C、受訪者 H)，有些更以飲品做為第一選擇 (受訪者 D-白蘭地，受訪者 F-果汁、葡萄酒)。特別的是，受訪者 B 對亞洲料理情有獨鍾，亞洲料理同時成為他平日的主食及療癒食物。而受訪者 I 的父親是瑞典人，因為和父母同住時較常吃瑞典菜，他的療癒食物以瑞典式風格為主。其他受訪者的療癒食物則都以俄式佳餚為主，最能撫慰人心的菜色是湯品類，羅宋湯和白菜湯是他們的首選。

(三)俄式超市、烘培坊及餐廳

受訪者中平時會去俄式超市買菜者為數一半，他們主要是有烹煮俄國料理習慣的受訪者 (受訪者 A、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F 及受訪者 G)。然而，受訪者 J 雖然也會做俄國料理，但因目前研究生的身分，很難抽空烹飪，所以平常也不會去俄國超市。

俄式烘培坊則是大部分受訪者都會去光顧的俄式食品販賣店，唯受訪者 A 及受訪者 G 因為距離和健康的因素考量不會去。

我不會去俄式烘培坊因為距離太遠了。 (受訪者 A)

因為注重健康，控制糖份的攝取，我不會去俄式烘培坊。這是在中國時養成的飲食習慣。 (受訪者 G)

對於所有受訪者，他們的共通點是幾乎不太去俄國餐廳用餐，這與筆者生長的台灣環境，對美食追求的中華文化大相逕庭，「食」衣住行，「食」之樂可謂人人生活首要。台灣人普遍習慣外食，去餐廳用餐頻率高，日常生活中尋找新餐廳與家人朋友聚餐是人生一大樂趣。這與俄裔移民呈現出的飲食習性相異，俄裔移民與家人聚餐喜歡在家中擺宴，如下節提到的新年慶祝，他們也不常上俄國餐廳，主因是較喜歡自己做菜 (受訪者 A) 、沒有喜歡的餐廳 (受訪者 H、受訪者 J)、原來熟悉的餐廳已經不復存在 (受訪者 C、受訪者 D)及俄國餐廳價位過高(受訪者 E)。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受訪者沒有上俄國餐廳的習慣，但三位受訪者共同表達對中國料理的喜好(受訪者 A、受訪者 G 和受訪者 I)，反而較常上中國餐廳。

第四節　節慶活動

傳統節日是一種隆重舉行的民族文化，可顯著的體現民族文化特色。[124]每一個民族及地區都有其獨特的節日活動，節日是傳統文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節日亦是一個民族或地區的的民眾對文化傳統的集體記憶，可以集中體現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格或地區的區域特色，並可體現一個時代精神生活和物質生

[124] 黃濤，「保護傳統節日文化遺產與建構和諧社會」，收於李萍、金宏圖主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7)，頁 262。

活的發展水準。[125]傳統節慶成為維繫民族社會人際關係的感情樞紐，進而產生強烈的認同感，所以節慶民俗不但具有教育性，還具有傳承及凝聚性作用。[126]

本節的節慶活動筆者選擇以舊金山灣區的俄國新年[127]及俄羅斯中心舉辦的俄羅斯節(Russian Festival)為主要節慶對受訪者進行訪談。

表 4-10　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受訪者俄式節慶參與表

受訪者	在灣區慶祝 俄國新年	參加 俄羅斯節	參加其他 俄式節慶活動
A	是	每年	塔季揚娜日舞會 (Tatiana's Day Ball)、兒童節
B	否， 家人慶祝聖誕節	2016 年 第一次參加	X
C	是	每年	X
D	是	每年	X
E	是， 但較重視聖誕節	經常	復活節、四旬節前的活動
F	是	經常	亞美尼亞節、俄羅斯電影節
G	是	有時	希臘節
H	是	否	X
I	否， 家人慶祝聖誕節	是	品味俄羅斯 (Taste of Russia)
J	否	否	X

說明：

1. 受訪者 F 參與的其他俄式節慶包含亞美尼亞節，雖然亞美尼亞今日是一個獨立國家，但亞美尼亞曾是蘇聯共和國之一。

---

[125] 簡濤，「節日行為的社會系統：阿村的復活節」，收於李松、張士內主編，節日研究 (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頁 82。

[126] 林盛明、薛潔，「新疆少數民族婦女在節慶民俗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收於李萍、金宏圖主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7)，頁 88-90。

[127] 俄國新年採東正教儒略曆，比西方新年晚兩星期，所以俄國新年在每年新曆 1/14。

2. 受訪者 F 則將希臘節視為俄式節慶，因為希臘正教信仰與俄羅斯東正教同宗。

（一）俄國新年慶祝

大部分受訪者在舊金山灣區皆保留過去傳統，慶祝俄國新年(除了受訪者 B、受訪者 I 和受訪者 J 外)，雖然他們的慶祝方式略有不同，但主要是與家人或朋友團聚，共同享用美食佳餚，

我們慶祝俄國新年的方式是家庭團聚共享晚餐，約有 10-15 名家庭成員。有時在我家舉辦，有時在親家或兒子家中舉辦。 (受訪者 F)

我們會準備一桌的食物與飲料和家人、朋友一起慶祝俄國新年。和我們在俄國時的慶祝方式一樣。 (受訪者 G)

和家人朋友共同慶祝俄國新年的受訪者大多數覺得在舊金山灣區的慶祝方式與過去在俄國時無異，然而受訪者 C 和受訪者 H 則有其他觀點。

年輕單身者在俄國的新年慶祝會和朋友去看煙火或去夜店。一般人則和家人一起度過，家人、親戚坐在一起，就像美國的感恩節一樣。 (受訪者 C)

在這邊的俄國新年我會和家人一起吃喝，這和在俄國的新年慶祝不同，在俄國會放煙火，舊金山顯得太安靜了。 (受訪者 H)

然而，對一些受訪者而言，他們不慶祝俄國新年，只慶祝聖誕節。因為新年是共產黨執政之後塑造出來的新節日，俄國新年的概念對他們是一個特殊的

現象。這些新節日是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希望克服資產階級、宗教和農民的文化以及他們的儀式和節日，所引進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文化。[128]

我在灣區不會慶祝俄國新年。家人重視過俄國的聖誕節，一起團聚享用聖誕晚餐。蘇聯時期開始改為在新年慶祝聖誕節，聖誕節在過去是最重要的節日。 (受訪者 B)

俄國新年是蠻奇怪的一件事，俄國新年其實是代表聖誕節和新年。因為共產黨執政時把具有宗教信仰意義的聖誕節移除，傳統聖誕節是一個非常宗教的節日。 (受訪者 E)

蘇聯執政後，將原本具有宗教色彩的聖誕節慶祝移除，改為慶祝新年，聖誕樹、聖誕禮物變成新年樹、新年禮物。所以 1990 年代以後來到美國的俄裔移民慶祝新年，而過去從中國移民來的俄國人因從未生活在蘇聯統治之下，他們只慶祝聖誕節，在我的家中慶祝聖誕節是比較重要的。今日在俄國的新年慶祝仍沿襲蘇聯時期的傳統，有新年樹、新年禮物。我在俄國居住的時期，不喜歡俄國新年，新年期間我通常會離開俄國，到瑞典與家人團聚。現在俄國新年也比較西化了，送禮物也必較沒有那麼頻繁。

(受訪者 I)

[128] 克勞斯・羅斯，「從傳統到文化工程再到全球“節日化“：東歐的節日、假日、節宴和儀式」，收於李萍、金宏圖主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7)，頁 206。

(二)俄羅斯節

舊金山俄羅斯中心在 1939 年由俄羅斯移民創立，作為傳承豐富文化的重要保存地，經過代代相傳，俄羅斯中心仍是展現與保留俄羅斯文化溫情與精神的最佳所在地。身為非營利機構的俄羅斯中心，每年舉辦許多文藝活動包含：歌劇、舞會、民俗舞蹈教室、社交聚會與講座等。其中，尤其以每年二月舉辦為期三天的俄羅斯節為重要節慶，展現俄羅斯美食、藝術、音樂及舞蹈，吸引來自舊金山灣區及世界各地數千人共賞。[129]

圖 4-1　2016 年俄羅斯節海報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2016/2/25

[129] Russian Center of California, http://russiancentersf.com/index.php/about/, 檢閱日期：2017/6/12

圖 4-2　2017 年俄羅斯節海報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2017/2/17

圖 4-3　2016 年俄羅斯節表演節目表

資料來源：筆者攝影，2016/2/25

俄裔移民受者幾乎都有參加俄羅斯節的經驗，許多人長期擔任活動志工、經常參與 (受訪者 E、受訪者 G)，亦有許多受訪者每年參與及擔任志工(受訪者 A、受者 C、受訪者 D、受訪者 I)。受訪者 F 雖然沒有擔任志工但經常參加節慶活動。當筆者訪問受訪者 B 時正值俄羅斯節，筆者邀請他一起參與節慶，同時進行訪談。這成為受訪者 B 第一次參與在舊金山的俄羅斯節，他覺得俄羅斯節提供的俄式食物很美味，會因為美食再度來訪。受訪者 H 和受訪者 J 則沒有參加俄羅斯節。

俄羅斯節對於參與節慶的受訪者而言，具有以下多重意義：

1. 與老朋友團聚 (受訪者 A、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F)
2. 文化傳承 (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G)
3. 文化推廣及展現 (受訪者 A、受訪者 C、受訪者 I)
4. 民族團結 (受訪者 F)
5. 提醒自己不忘根 (受訪者 B)
6. 勾起美好記憶 (受訪者 D)

> 我認為俄羅斯節能讓俄羅斯人聚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有些人遠從南加州來，能夠和他們在俄羅斯博物館再見面。俄羅斯節也可以推廣俄國文化給美國人，讓他們了解俄國飲食，一起喝伏特加，一起歡笑，這樣很棒，對我意義重大。 (受訪者 A)

> 俄羅斯節是一個極佳的機會見到很多老朋友，平常在一年中大家都很忙很難得見面。我也喜歡看到不同國籍的人來到俄羅斯博物館，對很多人大概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會接觸到俄羅斯文化。我很感恩擁有這棟建築物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讓大家有地方每年聚會，同時也讓我追憶以前的人，我希望未來的世代能受到影響繼續讓這棟建築物發光發熱。 (受訪者 C)

俄羅斯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遇到其他人，讓我看到很多曾經一起成長的人，也很滿足見到年輕一輩跳舞、唱歌，傳承俄國文化。 (受訪者 E)

(三)其他節慶

對於其他俄式節慶的參與，受訪者的參與度偏低，只有半數受訪者表示有參與其他節慶活動的經驗。受訪者 A 主要參與俄羅斯中心舉辦的其他節慶（塔季揚娜日舞會、兒童節等)、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I 分別參加東正教教會舉辦的活動 (復活節、四旬節前的活動，一同共享布林餅)及和俄羅斯節相仿的品味俄羅斯。受訪者 F 則是有空就會參加不同的節慶，且參與範圍不僅止於俄式節慶。他參與的俄式節慶包含亞美尼亞節與俄羅斯電影節。受訪者 G 則會參加希臘節。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節　小結

文化傳承倚靠代代相傳，本章以精神文化中的語言、宗教及物質文化中的飲食與節慶為主要面向探討舊金山灣區移民目前在這些方面的文化傳承現況：

一、語言使用方面

美國普查局資料顯示俄語人口已占說英語以外的外語人士數量之 1.5%，意及美國的外語人口每一百人至少有一人能說俄語。而俄語的使用人口自 1980 年代以來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預測進入 2020 年時美國的俄語人口將超過百萬，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俄裔移民的俄語學習最重要場域來自家庭，使用俄語與家人溝通成為在最自然的方式下學習英語以外的語言，家中長輩的督促使後代學習俄語成效卓越。學校則是俄語傳承的第二重要之地，學校教育以教導專業科目為主，如俄語文法、歷史及寫作，不僅學生的俄語學習更專精，亦能理解夠多關於俄國的知識，開啟深入了解俄國文化的重要鎖鑰。移民保留及使用母語、保持族裔網絡和使用母語媒介常被視為保存族裔群體的連結與認同，[130]促使得俄裔後代能更加認同自己所傳承的文化。

二、宗教信仰方面

東正教是俄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影響俄國人民及文化深遠。18、19 世紀隨著俄國毛皮貿易的擴張，東正教亦隨之抵達北美，當俄屬北美的殖民勢力結束後，東正教卻持續向東傳播，並且成為日後美國俄羅斯社群在生活、語言、文

[130] Elena Antonova-Ünlü, Çiğdem Sağin-Şimşek, Ender Ateşman, Anna Lozovska, “Russian Immigrant Diaspora in Turkey: Language Use, Preference and Attitudes,” p. 393.

化保存及傳承等各方面的重要中心點。然而，因為俄國革命後共產黨的無神論意識形態灌輸，形成在不同時期進入美國的移民對於宗教信仰的觀念差異巨大。從未出生和成長於蘇聯統治下的俄裔移民仍舊保持對東正教信仰的虔誠，高度投入教會事務。蘇聯解體前後才抵達美國的俄裔移民呈現對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亦即信任東正教或無神論、不可知論者各據一方。

三、飲食習慣方面

食物並非僅是人類攝取養分的來源，對於一個民族而言，飲食乘載了他們共同的記憶。對於處在另一個文化的俄裔移民，嘗到俄式美食必定能在心中湧現暖流，撫慰思鄉之情。然而，受限於俄式飲食的取得容易度及平時是否下廚，俄裔移民要保持俄式飲食習慣並非容易。對於平常有下廚或與家人同住的俄裔移民較能維持俄式飲食習慣。此外，大部分移民會至俄式烘培坊購買些許俄式小點，一解思念俄式飲食之情。然而，俄式餐廳並無法投其所好。

四、節慶活動方面

傳統節日可體現民族文化，是連結民族關係的重要紐帶。節慶不僅能具有教育意義，也提供文化傳承及民族凝聚的重要活動。本章以俄國新年與俄羅斯節作為節慶代表，其中俄國新年並非所有俄裔移民皆會慶祝，因為新年是蘇聯時期新制定的節日，在此之前俄國人民慶祝的節日為聖誕節。所以在蘇聯統治前就已移民及較注重聖誕節的移民家庭，從未慶祝俄國新年。對於俄羅斯節的參與，幾乎所有俄裔移民都曾參加過，有些人甚至每年參加、擔任志工，享受與舊識的同聚及推廣、延續俄羅斯文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結論

生活在 21 世紀的我們，對於俄國與加州兩地之間，似乎無法聯想它們有何關聯。然而回顧歷史過往，驚然可見，俄國人因皮毛貿易的發展，已經在兩百多年前踏上北美這塊大陸。俄屬北美歷經繁榮期和不斷地擴張版圖，最終無法避免地走向衰退敗，以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劃下北美殖民時代的最終一幕。然而，政治勢力的消退卻沒有將俄國文化連根拔除，作為俄國文化象徵的東正教，在教會積極努力的運作下，將總教區由阿拉斯加搬遷至美國西岸的大都會–舊金山市，因此保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

沙皇的俄國在北美洲足足待上超過一個世紀，對於俄國的人民，俄屬北美一直都是曾經的俄國屬地，這樣的想法持續至俄國革命沙皇倒台後。廿世紀在戰爭和意識型態的侵擾下，一批批的俄國人悲劇性地離開他們的故土。俄國革命以後到達哈爾濱和上海的白俄人士，在二次大戰中共得權後便遭驅離，許多人選擇先流亡至第三國等待簽證核發，但他們最終嚮往之處便是乘船跨越太平洋，到達俄屬北美曾經幾乎觸及的舊金山。這片土地的吸引力繼續牽動著第三波和第四波移民的到來。1970 年代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發展趨緩，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加大，蘇聯猶太人構成主要移民，以宗教為訴求並尋求與海外親屬團聚，離開蘇聯、前往西方世界，他們的教育程度高，移民美國後大部分成為中產階級。戈巴契夫執政末期以降，許多蘇聯人亦紛紛離開祖國至美國、以色列和德國，此批移民的教育程度高並通曉語外語，擁有專業技能的他們對於銜接新國度、新生活的各個面向具有極大優勢。

舊金山市的俄裔群體自 1920 年代人口就已破萬，他們開始打造緊密地俄裔美國人社群，成立俄羅斯中心、博物館及發行報紙刊物。今日舊金山市的小俄羅斯為在瑞奇蒙區，區域內擁有俄式餐廳、俄式烘培坊、俄式超市、俄國書店、俄式藥局及俄語學校等，應有盡有，包辦俄裔人士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此外，冒著金蔥圓頂的東正教堂矗立在小俄羅斯區的主要幹道，金碧輝煌，閃耀地象徵著俄裔移民的驕傲，顯得饒富異國風情。

隨著俄美關係因大時代的動盪不安不停地交錯，卻也不停地連結。筆者在文中探究俄裔人士移民至舊金山灣區之動機，他們因為移民時間點的不同，以不同因素來到舊金山。移民最早的受訪者屬於第二波移民，他們主要因為流離失所的身分及尋求家人團聚來到美國。接著而來的第三波移民因為政治因素及子女醫療移民美國。最後佔最大群體的第四波移民，因為蘇聯解體前後的狀況堪憂、在美國的親戚邀訪而以依親方式移民美國。總結所有移民成因，促成大部分移民的動機是家庭團聚。

接續其後，筆者試圖理解目前受訪者與俄國的連結狀態，是否因為他們在距離上已經遠離俄國，雙邊連結亦越趨越少。雖然受訪移民中有許多移民自踏上美國土地後，從未回俄國，但亦有許多受訪者從未在俄國出生及成長，卻對俄國深感興趣，即使他們完全沒有親屬在俄國，亦願意常常回訪或在俄國居住一段時間。這些受訪者想必對俄羅斯的情感深刻，從他們身上可見第一代移民父母移民美國後，土生土長於新國度的第二代移民子女，能繼續維繫及延續俄國文化，此個案值得更深入研究與探討。

文化是透過後天學習及汲取，再經由代代相傳，所以文化的傳承勢必必須倚靠移民自發性的悉心培養，前文探討文化的四個面向，依序是精神文化中的語

言和宗教及物質文化的飲食與節慶。美國家中使用俄語人口預估 2020 年將上看百萬，俄語學習在受訪者中以在家及學校學習最為重要，其中又以家中傳承最關鍵。然而，學校的俄語教育亦能補足在家無法學習的專業科目，如文法、歷史、地理等。

文化中的另外一個重要面向是宗教，尤其東正教是塑造俄羅斯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東正教對俄國人的影響全面滲透至政治、經濟、家庭及生活等各面向，世世代代的俄國人受東正教的影響極大。東正教進入北美的時間點亦與殖民時期互相重疊，甚至在俄國的北美殖民勢力結束後，東正教始終繼續在北美傳播。對於俄裔移民而言，東正教正是能讓他們尋求心靈慰藉及精神力量的泉源，教會亦成為在美國保存俄羅斯社群在生活、語言及文化的重要據點。對於舊金山灣區的俄裔移民受訪者，第二波移民皆呈現對東正教虔誠之態度及積極參與教會事務，這和他們從未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無神論信仰國度有關。其後移民的宗教信仰則因為在蘇聯成長的背景，呈現大相逕庭狀態，受訪者分別擁有無神論、不可知論及維持東正教信仰。

人類學家認為飲食文化能反映社會、經濟及文化，所以飲食並非只是單純吃下肚的食物，更能牽動人們對於特定時空下的記憶，亦能牽動思鄉之情。對身處異地的移民而言，家鄉美食必能帶來情感的皈依。然而，移民能夠保持俄式飲食習慣實為不易，主因為俄式飲食的取得便利性不足及俄式餐廳價位昂貴。如果移民仍與家人同住家中或平時有烹飪習慣，維持俄式飲食的可能性便能提升。

節慶活動方面，傳統文化不可少的便是節日，節日更是一種盛大舉行的民族文化，並能形成民族對文化傳統的集體記憶，成為聯繫民族情感的樞紐。傳

統節慶不僅能帶來教育性，更具傳承性及凝聚性。對於俄國新年的慶祝，訪談顯示並非所有俄裔移民受訪者皆會慶祝俄國新年，因俄國新年是蘇聯的產物，對於從來沒有經歷蘇聯統治的他們，俄國聖誕節仍是最重要的慶祝節日。至於俄羅斯中心舉辦一年一度盛大的俄羅斯節，大部分受訪者皆有參加，許多人亦是每年參與其中、加入志工。參與俄羅斯節能讓受訪者有遇見許久未見同鄉老友的機會，並藉此向其他族裔人群推廣俄羅斯文化，對於俄羅斯文化的傳承意義重大。

對於文中筆者討論的四個文化傳承面向(語言、宗教、飲食、節慶)在此總結研究發現：

一、語言和飲食為內部影響因子

語言使用和飲食習慣容易在原生家庭內部維繫，但當移民後代長大離開家庭至異地居住時，這些內部因素容易被外在大環境影響而逐漸淡化，如俄語人士的缺乏，無法持續使用俄語、俄式飲食取得不易。

二、宗教與節慶為外部影響因子

對於宗教和節慶都必須身體力行到特定地點才能進行，並且與人交流，進而達到正面回饋，促進下次再來訪的動力。故東正教會與舉辦俄羅斯節的俄羅斯中心是家庭外俄羅斯文化保存的最重要的地點。藉由教會和節慶的參與，移民亦能和許多俄語人士接近，建立俄裔社群間更緊密的聯繫，同時也讓移民有更多俄語使用的機會。這些場所在聚會時也會提供俄式飲食，可讓不易取得家鄉風味食物的移民一解思鄉之情。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故經由精神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物質文化的節慶活動來推動精神文化中的語言使用與物質文化的飲食習慣，達到相輔相成的功效，對於俄羅斯文化的傳承帶來實際具體功效。

筆者對於後續在美國的俄裔移民與文化傳承的研究建議如下：

一、俄裔移民在美國的分布主要以各大都市為群聚點，大型都市如美國東岸紐約與西岸洛杉磯為代表，後續可針對這些大都市的俄裔移民文化傳承做研究，進而與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的文化傳承進行對照。

二、本文筆者的訪談對象以第一代至第二代俄裔移民為主，文化傳承具有延續性，得以擴展連結至第三、第四代移民等，故建議後續可以第三代移民為基準，研究第三代俄裔移民在美國的文化傳承。

三、俄裔人口因前述過去歷史因素移民四散，分布在許多國家，尤其以西方先進國家為首，如法國、英國、德國、澳洲等。後續可針對這些國家的大都市俄裔移民群體為研究對象，與美國舊金山灣區俄裔群體進行比較，具體比對俄裔移民在不同國家與城市的移民發展與各方面文化傳承之異同現況。

四、美國為一龐大的多族裔國家，境內多元文化並行。建議後續可針對在舊金山灣區的其他族裔，如華裔、墨西哥裔等進行文化傳承研究，再與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的文化傳承進行比對，理解跨族裔間在文化的傳承上有何相同與相異點，如何能更好地在異國保留自己族裔之文化，傳續後代。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書目

中文專書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向春階，食文化（北京市：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

彼得·史托克著，蔡繼光譯，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台北市：書林，2002)。

徐榮崇計畫主持，美國台灣僑民生活適應及發展研究–以洛杉磯為例 (台北市：僑委會，2006)。

孫武彥，人類社會學（台北市：三民，1990）。

張達明，俄羅斯東正教與文化（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畢恆達，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新北市：小畢空間出版社，2013）。

陳靜瑜，美國台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 (1980-2000 年) (台北市：海華文教基金會，2005)。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 (台北市：二魚文化，2004)。

樂峰，東正教史（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中文專書篇章

汪大成，「全球文化的契機與開創–以台灣本土化與全球化的交流與對話為例」，收於傅琪貽主編，全球化下的文化傳承(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 127-145。

克勞斯・羅斯，「從傳統到文化工程再到全球“節日化“：東歐的節日、假日、

節宴和儀式」，收於李萍、金宏圖主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7)，頁 202-211。

林盛明、薛潔，「新疆少數民族婦女在節慶民俗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收於李萍、金宏圖主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7)，頁 84-92。

曹瑞泰，「全球化下文化的傳承與擴散–東亞國家語言輸出政策研析」，收於傅琪貽主編，全球化下的文化傳承（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 259-286。

黃濤，「保護傳統節日文化遺產與建構和諧社會」，收於李萍、金宏圖主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7)，頁 258-271。

潘英海，「葛茲–文化的詮釋者」，收於黃應貴主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台北市：正中書局，1992），頁 378-413。

簡濤，「節日行為的社會系統：阿村的復活節」，收於李松、張士內主編，節日研究 (濟南市：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頁 67-89。

中文期刊

林精華，「無處不在的身影–東正教介入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試析」，俄羅斯研究，第 5 期 (2010)，頁 108-127。

孫立新，「文化傳承、社會結構：美國移民學習成績差異化的二元分析–以亞裔、西班牙裔為例」，全球教育展望，第 1 期 (2014)，頁 95-102。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學海，第 6 期 (2007)，頁 97-101。

張亭婷、張翰璧，「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客家文化傳承：越南與印尼籍女性的飲食烹飪策略」，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5 卷第 1 期 (2008)，頁 93-146。

英文專書

Blinnikov, Mikhail S., *A Geography of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New York : Guilford Press, 2011)

Bogdan, Nina & Zaverukha, Lydia, *Russian San Francisco* (Charleston, SC : Arcadia Publishing, 2010)

Chevigny, Hector, *Russian America: The Great Alaskan Venture 1741-1867* (New York : The Viking Press, 1966)

Gibson, James R., *Imperial Russia in Frontier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Jorgensen, Danny L.,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bury Park, CA :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axton, John,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 Palgrave, 2001)

Rossman, Gretchen & Rallis, Sharon, *Learning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1996)

Trumbauer, Lisa,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n Immigrants* (New York : Facts On File, Inc., 2005)

Wertsman, Vladimir, *The Russians in America 1727-1970* (New York : Oceana Publications, 1977)

英文專書篇章

Gold, Steven, “ Russia,” in Mary C. Waters, Reed Ueda & Helen B. Marrow eds., The *New Americans: A Guide to Immigration since 1965* (Cambridge, MA: Harvard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79-592.

Heleniak, Timothy, " Population, Health, and Migration," in Michael L. Bressler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Russia*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pp. 221-255.

Vishnevsky, Anatoli & Zayonchkovskaya, Zhanna "Emigration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Forth Wave," in Heinz Fassmann & Rainer Munz eds., *European Migr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p.239-259.

英文期刊

Antonova-Ünlü ,Elena; Sağin-Şimşek, Çiğdem ; Ateşman, Ender; Lozovska, Anna , "Russian Immigrant Diaspora in Turkey: Language Use, Preference and Attitudes,"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3 (2015), pp. 391-410.

Heleniak, Timothy, " Migration of the Russian Diaspora after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57, No. 2 (2004), pp. 99-117.

Lee, Everett,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1996), pp. 47-57.

Peterson, William, "A General Typology of Mi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 Vol. 23, No. 3 (1958), pp. 256-266.

Rumbaut, Rubén G., "Ages, Life Stages, and Generational Cohorts: Decomposing the Immigrant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3 (2004), pp. 1160-1205.

網路資源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檢閱日期：2017/4//13

Holy Trinity Cathedral

http://www.holy-trinity.org/, 檢閱日期：2017/ 4 / 13

Russian Center of California

http://russiancentersf.com/index.php/about/, 檢閱日期：2017/6/12

U.S. Census

" Language Projection: 2010 to 2020,"

https://www.census.gov/hhes/socdemo/language/data/acs/Ortman_Shin_ASA2011_paper.pdf，檢閱日期：2017/6/2

" Language Use and English-Speaking Ability: 2000"

https://www.census.gov/prod/2003pubs/c2kbr-29.pdf ，檢閱日期：2017/4/13

"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https://www.census.gov/prod/2013pubs/acs-22.pdf，檢閱日期：2017/6/1

" Selecte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src=bkmk，檢閱日期：2017/4/12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Persons Obtaining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by Leading Core Based Statistical Areas (CBSAs) of Residence and Region and Country of Birth, Fiscal Year 2013"

https://search.dhs.gov/search?query=Persons+Obtaining+Lawful+Permanent+Resident+Status+by+Leading+Core+Based+Statistical+Areas+&op=Search&affiliate=dhs ，檢閱日期：2017/4//13

Wikipedia

"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_Francisco_Bay_ Area#/media/File: California_Bay_Area_county_map_(zoom%26color).svg，檢閱日期：2016/6/12

附錄一、訪談邀請函（中文）

您好：

我是從台灣來的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二年級研究生謝昕蓓，目前正在美國進行論文資料收集及訪談。我的研究論文主題為「美國舊金山灣區俄裔移民之文化傳承」，文化傳承範圍包含語言、宗教、飲食與節慶等方面。希望透過與您訪談相關生活經驗，豐富此研究領域。

如果您願意撥冗時間接受訪談，您的分享將會帶給此份研究相當大的幫助。所有訪談內容僅會用於學術研究且所有資料將以匿名方式呈現，敬請放心。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安康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研究生

謝昕蓓

敬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二、訪談邀請函（英文）

Hi,

My name is Hsin-Pei Hsieh, a grad-student from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urrently I am doing research and conducting interviews in the U.S. for my thesis: **Cultural Heritage of Russian Immigrants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which focus on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language, religion, diet and festival. I wish to invite you to share your life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to enrich my study.

If you are available for my interview, your contribution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and truly enhance this research. Please noted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anonymous and for academic use only.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assistance in advance!

Sincerely,

Hsin-Pei Hsieh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三、訪談大綱(中文)

編號:

受訪者姓名:

訪談日期與地點:

受訪者基本資料

年齡:

出生地：

性別：

教育程度：

家庭成員與人數：(子女)

職業：

配偶之年齡:

出生地:

教育程度:

職業:

✧ **（家族）移民經驗**

1. 請問您(家族)何時移居美國?舊金山灣區?
2. 移民美國前住在何處?
3. 離開原居地的主要原因為何?
4. 移民美國/ 舊金山灣區的主要原因為何?和家人一起移民嗎?
5. 移民美國時以何種簽證入境?（依親? 投資? 個人? 技術?或其他?）
6. 移民美國前是否有考慮移民至其他國家?為什麼?
7. 請問您是第幾代移民? 是否有回俄國? 如果是，多常回去俄國? 您的親友在哪裡居多?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語言使用方面

1. 請問您在家使用何種語言?
2. 請問您工作時使用何種語言?
3. 請問您生活上多常使用俄語溝通?
4. 請問您與朋友相處使用何種語言? 您的朋友是以什麼族裔居多?
5. 您過去是否曾上俄語學校?
6. 如果您有子女，是否會讓子女上俄語學校? 為什麼？
7. 您平時是否閱讀俄文書報或雜誌?

✧ 宗教方面

1. 您是否有信仰宗教?（如果沒有，跳至第 6 題）
2. 如果有，您多常上教堂? 是否會與家人朋友同行?
3. 教會講道以何種語言進行?
4. 您是否參加教會舉辦的其他聚會? 如果是，多常參與?
5. 根據您的自我評價，是否為虔誠的教徒?
6. 如無信仰，請問您的父母親友亦同? 您受何者影響最大?

✧ 飲食方面

1. 您的日常飲食以何種型態為主(俄式、美式或其他)？平日的主食何為?
2. 請列舉最常出現在您餐桌上的食物種類?
3. 您是否做俄國菜餚? 請列舉數種。
4. 對您而言，何謂「療癒食物」(comfort food) ？
5. 您是否去俄式超市買菜? 如果是，超市位於何處? 您也到其他地方買菜嗎?
6. 您是否上俄式烘培坊?您最喜歡哪一間? 為什麼?
7. 您是否上俄國餐廳用餐? 多常去? 您最喜愛的俄國餐廳是哪一間? 在此餐廳您最喜愛的俄式佳餚為何? 為什麼?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節慶方面

1. 請問您是否慶祝俄羅斯新年?
2. 您在舊金山灣區慶祝如何俄國新年? 與在俄國的慶祝方式有何異同?
3. 您是否參加一年一度的舊金山「俄羅斯節」(Russian Festival) ? 每年參與嗎? 每次參與幾天節慶活動?
4. 您最喜歡「俄羅斯節」的哪些節目? 為什麼?
5. 請問「俄羅斯節」對您的意義為何?
6. 在舊金山灣區您還慶祝其他俄國的節慶嗎?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四、訪談大綱（英文）

Serial Number:

Respondent's Name:

Date & Place:

Respondent's Basic Information

Age:

Birth Place:

Sex:

Education Level: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Occupation:

Spousal Age:

Birth Place: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 **(Family) Immigration Experience**

1. When did you (your family) immigrate to the U.S.? To San Francisco / Bay Area ?
2. Where did you (your family) live before immigration?
3. Why did you (your family) leave the original inhabitance?
4. 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you (your family) moved to the U.S. / San Francisco Bay Area? Did you (your family) come with family?
5. What was your (your family) immigration status when you (your family) first arrived? By dependent, investment, skilled or other visa?
6. Did you (your family) consider immigrating to the other countries prior to th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U.S.? Why?

7. Which generation of immigrant are you? Do you go back to Russia? If yes, how often? Where do most of your relatives live?

◆ Language usage

1. Which language do you use at home?
2. Which language do you use at work?
3. How often do you communicate in Russian in everyday life?
4. Which language do you use with your friends? What are your friends' ethnic backgrounds?
5. Did you go to Russian school?
6. If you have children, do you want them to attend Russian school? Why?
7. Do you read Russian books,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 Religion

1. Do you believe in any religion? (If not, follow question 6)
2. If yes, how often do you go to church? Do you go with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3. Which language do they use in church sermon?
4. Do you attend other gatherings from church? If yes, how often do you participate in?
5.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religious?
6. If you don't have a religion, what about your parents and family members? Whom are you most influenced b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Cuisine

1. Which style of food do you have on a daily basis? Russian, American or else? What is your main food?
2. Please list the foods and cuisines that most commonly appear on your dining table.
3. Do you make any Russian cuisine? If yes, please list some.
4. What are your comfort food?
5. Do you do groceries only in Russian supermarkets? If yes, where are they? Where else do you go to groceries?
6. Do you go to Russian bakeries? If yes,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How do you like it?
7. Do you go to Russian restaurants? How often do you go?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Russian restaurant? What is your favorite cuisine there? Why?

◆ Festival

1. Do you celebrate Russian New Year?
2. How do you celebrate Russian New Year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ow does it compare to the celebration in Russia?
3. Do you go to the Russian Festival in San Francisco? Annually? How many days do you attend?
4. What are your favorite programs in the Russian Festival? Why?
5. What does Russian Festival mean to you?
6. Do you celebrate any other festivals of Russia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五、 訪談時間與地點表

受訪者	受訪時間	受訪地點
A	2016/2/27 2:45- 4:00 PM (75 分鐘)	舊金山俄羅斯中心 俄羅斯生活雜誌辦公室
B	2016/2/28 1:30-5:00 PM （實際訪談 1 小時，其餘時間偕同受訪者在俄羅斯節觀看表演）	俄羅斯中心大禮堂
C	2016/3/5 1:00-2:00 PM (1 小時)	俄羅斯文化博物館
D	2016/3/9 11:00-11:50 AM (50 分鐘)	俄羅斯中心 2 F
E	2017/2/28 11:50- 12:35 PM (45 分鐘)	俄裔美國人社區服務 俄羅斯餐廳辦公室
F	2017/ 2/ 28 2:00-2:40 PM (40 分鐘)	Moscow & Tbilisi 烘培坊
G	2017/3/4 1:00- 2:00 PM (1 小時)	俄裔美國人社區宿舍 家中交誼廳
H	2017/3/10 10:15 -10:55 AM (40 分鐘)	俄裔美國人社區服務俄羅斯餐廳外
I	2017/3/12 1:00-1:50 PM (50 分鐘)	Moscow & Tbilisi 烘培坊
J	*無實際親自訪談，以 電子郵件聯絡及回復(3/28)	X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